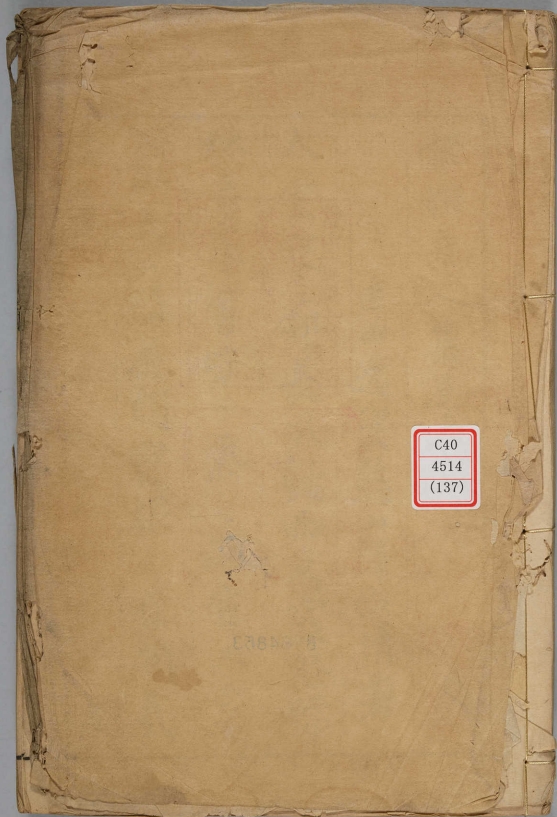




C40
4514
(137)



C 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紫栢老人集序

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著

太虛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蹄

珠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

可以大小精麤謂靈根之有間哉

惟



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
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
義我諦若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即水
流風動皆演圓音况宇泰寧而
照群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若谷
鄉音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

智者即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
直示西來大意又豈可以識情語
言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磨西來
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
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為今
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

凡垂一注必輯為錄大槩聊爾門
頭若大慧中峯至哉

明林之石皆其類也蓋借注傳心因
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今去林之石
二萬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
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

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掌
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驢日維
未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嚙雪
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真
未信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
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容未效一額手

維未踞華座暨鎚拂然三跪所至
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
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
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
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思稱性衝
口曾無刻意為文也一唾便佳弟

子輩筆而藏之者什一師初往來於
金沙曲阿之間與于王賀氏諸君子
大有風緣所聞最多如蒼居士于公
執侍甚謹得片言如寶隻字不遺凡
隨師杖屨者必搜而得之師每至言
唐必主於江州孝廉邢君來急長松

館多有所說師化後併屬弟子仲素
潤甫結集成帙予久沈羣海適為師
了末後因緣之雙徑先過金沙之
東禪二公以予與師為法門深契
故出其稿稽首清校而梓之予三
讀其言喟然而嘆曰嗟乎末法降心

力拔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
予獨見師其人也覩其毀強剛毅
勇猛之氣吐之獨露於毫端如巨
靈揮斤真所謂興煩惱魔欲魔死
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敵
履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

豈可以文字語言聲色相求之
者耶佛說欲為生死根師凡所
舉必三致意痛要劄錐直欲勸
絕命根即此可當金鎖矣又何庸
夫門庭施設哉若覺範禪師妙
悟超絕法工典則其所著述自目

之曰文字禪故予題之曰紫柏老人
集蓋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
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
時

天啓元年歲在辛酉春王上元日

書於五乳峯下木石菴中



紫栢大師集序

莊生曰卜梁倚有聖人三才
無其道吾有聖人之道無其
才夫聖人矣又何才與道之
別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才
者人也予嘗披歷代祖圖

於少室其人無不魁傑有奇
表心竊異之既而遇紫柏大
師見其旋尺之面合圍之腰
坐若熊蹲行如象步士大
夫得晉接者不言而意已消
學徒瞻依者未施棒喝而

魂慮已惛與向所見圖中諸
宿若或睹之蓋真其人哉
神廟戊子己丑間大師駐錫
吾地與先正陸莊簡公先師
馮具區先生深談不二因築
精舍於楞嚴廢址時灌

莽極目而大師說法如雲如雨
東南淨信聞風趨向施物填
委無何杞梓丹青我暉煥
不啻還舊觀而已大師偕高
足開公創列規條期爲百
世之守江以南海以北諸刹不

啻累百而稱清規楚之遵
蹈不踰尺寸者况首楞嚴也
大師涉濤江禮育王躋雪棧
瞻峨眉躡冰壑朝五頂足跡
徧天下而後之京輦以和法故
示滅園扉所被顯晦大小純

敏諸機益廣而語言亦益散
落其所說法觸着信口所錄以
示人拈着信手絕組紐蹊綫
之迹而波瀾橫溢起沒自在
吞天沃日之勢日澎湃於方
幅之楮也近代未見其儔求

之於古妙喜幻住庶或近之
金沙于潤甫大夫赤心白行混
俗而扶大教究古淨名龐蘊
之流其於大師叅領最深契
誼最篤遇所攄撫輒錄藏
之迨乎歸梓聞有手筆落

人家者不遠千里必力致之
二十年餘裒然成大帙矣近
則謹書精刻以寵同學既
而又幡然曰大師生平所棲
託注念無如楞嚴所發弘願
無如方冊法藏為第一事剖

剞之役近在獲徑去楞嚴不
五六舍是歸宜歸楞嚴俾模
印以行稍取其直以資刻藏
於大師寂光土中必所欣也
且知法維人楞嚴主者白法
師為大師克家之子興廢舉

墜靡不殫力是歸宜并入荷
法擔中乃以
今上崇禎辛未嘉平月昇板
於堂白法師受之馳告於予
予曰大夫之意良矣嘗試與
子屑一片檀詣大師影堂相

對繡閣告語之意必有浮於
紙墨之上者言誠可味人誠
可追也是以吾貴其合且也大
師之言行則於法得其綱
骨大師之願滿令佛菩薩
之言盡行則於法徹其源底

不可謂非佛日嶮嶮時努力
魯陽之戈也師與吾輩其
必勉之無負大夫無負大夫

就李竹嬾居士李日華

沐手撰書



紫柏大師集跋

自法席久塵祖燈無焰求其擔
荷大法振揚宗風摧情魔于百
戰枯識海於千流我

明自楚石以後

紫柏大師一人而已大師洞徹自

心皎々孤映語言文字從心光中
自然溢出一經拈指本妙見前
至其慈悲熱腸淋漓痛切無非
欲學人積劫無明當下冰銷寃
此一大事因緣耳噫初祖不立
文字直指人心大師不離文字

六指人心其揆一也煥嘗見侍者
握管旁立大師衝口而出侍者
奮腕疾書猶苦不给一紙既盈
復易一紙如泉噴地琅々不傳自
非見地圓明了無凝滯曷至此
乎噫有文字有未始有文字學

者繇文字悟未始有文字則妙
膳上味人：完滿如但作文字會
也何異指饌說飽豈療枵虛雖
然凡心未鑄聖解難窺即請于
大師日用着眼集中拈出毘舍
浮佛一頌謂包括大藏透徹禪

源持此凡十五寒暑而精虔不
休自云每觸逆順愛憎之境必
以此頌為前茅覆軍殺將亦
不知其幾矣噫了徹如師而猶
堅銳猛決若此此所以孤風絕
侶佛意祖髓在：逢源也即晚

寄園中洒然夷適死生利害以
撼空虛照用之妙前齊古德
矣夫人之本有心光不知照用以
致墜失而大師慈憐迫切代為
指授片語單詞皆拭垢還光之
助於此逗得消息方是紫柏

兒孫全利根男子畧沾涓滴立見
風湧雲蒸騰驟變化超然默契
迥絕意言卽一部語錄無隻字
可引矣六菴先生數載討論獨
任流布使紫柏心光如日華月
彩注射千古先生之光豈不交

映互攝融成一片乎

弟子賀煨熏沐拜書



紫栢老人集目錄

卷之首

像贊

塔銘

附園中語錄

卷之一

法語

卷之二

法語

卷之三

法語

卷之四

法語

卷之五

法語

卷之六

釋心經

釋金剛經

釋楞嚴經

釋毘舍浮佛偈

釋八大人覺經

釋十二因緣

八識規矩

卷之七

緣起

疏

序

記

文

卷之八

題

跋

拈古

卷之九

贊

頌古

卷之十

偈

卷之十一

雜說

字說

雜記

解易

銘

傳

卷之十二

書

卷之十三

紫栢老人集

詩

卷之十四

詩

卷之十五

歌

紫栢老人集目錄畢

紫栢老人集目錄



紫栢老人集 卷之十四

大師自題

這箇阿師 心直口快

走遍天下 園中自在

萬曆壬寅夏曰題於焚山會延慶
寺之慈標明季癸卯參果圓寂
園中肯知某明驗云

弟子三炬盟手筆書

紫柏大師像贊

法界網裂其維不張適生大師力振其綱踞獅子窟
斫梅檀樹奮迅未伸爪牙已露擊塗毒鼓醺甘露漿
飲之者醉耳之者狂寂滅性空轟霹靂舌奔雷捲電
觸者褫魄以大地心豎金剛骨眼裏有筋胸中無物
臨濟不死黃蘗猶生誰知大師不受其名大方潤步
不存軌則翻身擲過須彌峰一拳槌碎無生國

憨山德清贊

山陰錢伯子持 達觀大師小影索子爲贊時予

正病劇抽思未能信口作禪語貽之

呵呵呵這就是達觀昔日鬚鬢猶存今日眉毛不插
相對依然慈容悲願人傳此老示寂園中却在這上
頭舒來卷去一從方便欲識師真於此窺他顏面雖
然也祇得一半若欲全彰連這焚却方得相見何以
故 大明國內著不得這漢

予晤師在癸巳歲金陵賀氏園中爲駕部郎時乃
予請見固有年矣憶先於比部瞿洞觀太常傅太
恒二君共介其徒以往到而復却凡幾度策馬空
歸二君遂不復言求見而予意未已至是晤焉師
鬚鬢不剪頂著樵中體幹豐偉坐立如山晦翁所

謂其人皆魁岸雄傑者是已相見慈容滿面懽然
如故室中有數輩儒衣冠者握筆沈思肅如試舉
予坐定侍者設席予前具筆伸紙予問故曰請與
諸子同作楞嚴經中某四句講義或偈亦可予唯
然受之不爲異隨與大師論他義一二轉未竟師
輒呼侍者曰周老先生面前紙筆徹過又論一二
轉師曰硬掙也硬掙項之侍者持客刺來報乃鴻
臚覺齋徐公一徒起曰老師今日體倦徐公見可
俟他時某請回之便欲趨出師曰不可到卽請見
徐公向日與予求見師知不可得每值予所至則

尾之故今刺得入以予有人在門刺得至師前以予有人在室其徒請命以予在座不然恐師皆無由知矣是日與徐公共午齋而散明日天始辨色街鮮人行乃余衙有叩門者詢之爲師二徒余出迂言大師且來謁少選手持拄杖濶步長趨數徒擁掖而至盤桓至暮始別時從行有周叔宗賀知忍餘名氏已忘從行者曰大師從未謁人以是施君異數也余竊嘆是時胸中尚未盡穩商量不得徹底嗣後欲載證無緣可恨人言師奇惟余具觀如此奇耶易耶凡初見作難意皆諸徒所爲予以

目擊徐公一節可推雖然師何病世界不寬時人眼孔不大竟莫容此老或以其入都門爲病而悲願深遠殆不可測余爲錢子題贊詞更爲叙相見始末且更嘯唏及此云

丙午臘八日剡城周汝登伏塊敬書

開脫空口東語西話以慈悲法盲拳瞎罵冷面熱腸蓮花一社冷債熱還竹篋甘下鳥去遺音香飛落地真箇達師僧錄難畫

余久向紫栢師辛丑入都而師住西山忻然欲以辦香見之會同學數友皆短師心疑而止後讀其

遺言審其生平真證密行深慈高節一時叢林踞
師席者誠罕其比然猶惜師不早去終以及禍非
明明喆之道及見吳咸熙氏所寄示遺像味其自
贊語類識者豈師固夙知若二祖師子尊者耶常
不輕菩薩見人禮拜稱汝等皆當作佛人乃相趨
打擲呵詈之袁景倩言一國中有狂泉人飲皆狂
獨國王汲井以免而通國狂者覆以王爲狂也相
與梓縛燒灼不勝苦趣飲其泉狂作國人喜謂王
病已也始捨之紫栢視衆人爲佛不得不度衆人
視紫栢爲狂不得不死於乎何足恨哉

丁未正月上澣日會稽陶望齡敬題

飛揚鬚眉頭顱禿豎眼控拳坦胸腹顛翻神妙智具
足天龍人鬼俱降伏聲搖山嶽納空谷拔劍虎丘埋
天目八面威風畫一軸六六原來三十六

寓生黃汝亨贊

高挂兩眸顏然雙頰河漢爲口風雷爲舌汲汲波波
濟度人大扣小扣俱不竭忒慈悲忒豪杰賢愚終古
無休歇那辨侯王與宰官少不省時加棒喝恁般熱
腸難打疊這打疊不可說休閒紙上人試看徑山碣

長水弟子李培敬題

存日門庭峻厲沒時棒喝交加一念常觀自在天堂
地獄無差人說因緣果報我說本分作家祇有逆來
順受從他幻影空花

長水姚士慎敬題

昔先莊簡法門金湯博求龍象爲法津梁既遇吾師
曰眞法王皈依衆請篤老皇皇忠得黃緣巾瓶侍旁
昏衢智燈苦海慈航世間父執出世導師近之則畏
遠之又思創見則詫卽之轉慈揭示道要能覺我迷
我於彈指悟昔之非舍海認漚乃今始知因師知佛
因佛知儒靈明廓徹乃有階梯師曰咄咄階梯非是

脚下承當舉足便至每惟深慈感激涕泗法乳難酬
有死無貳豈期緣深躬承師逝嗟乎哲人不可思議
戒慧之光遇緣益熾遊於福堂作大法施歷諸苦惱
意地寂然旣展王法曰了夙緣合掌跏趺隻履翩翩
六日牢戶露地風塵屹峙如山光溢於額西原夏座
淫滂成川傾城漂舍激蕩靡堅意此土封雨鬻風穿
南遷啓龕載覲師顏相好莊嚴儼若生前聞古賢聖
去來如意定慧力故結成舍利入火入水色身不壞
不圖愚蒙覩此奇異允若師言驗瞑目地非肉身佛
豈能若是

豐杭燕川集

陸基忠敬贊

紫栢尊者達觀可大師像贊

有大醫王治癡暗病入泥入水拍拍成令喚醒夢
宅接續慧命爲法忘身高提祖印

香光居士董其昌贊

不妄視眼不壞不妄聽耳不壞不妄言舌不壞不妄動身不壞不弄精魂不捏怪這回方驗真持戒要與人天插箇標何妨地獄還些債咄債已還有甚待端端坐待老憨來打破從前舊皮袋一道神炁火電飛風流錢漢今疎快

聞聞居士陳繼儒贊

達觀大師塔銘

夫大地死生顛暝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
有能蹶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
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
老咸其人哉久不復作頃於達觀禪師見之矣
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
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世居吳江太湖
之灘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寤而香滿
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時有異僧過其門摩
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

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髻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天大甬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相顧吟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飡驪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污在此

中耶卽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卽兀坐達旦每私語三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跌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卽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丘歸卽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閭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養齋翁識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

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一日辭覺曰吾當去行脚諸方歷叅知識究明大事也遂杖策去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相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底至

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師至京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禡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領之遂留挂搭時知識嘯巖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

吳縣適聊城傳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憚子一日擲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

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戒如輩往叅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真傳師恥之嘆曰西來意固如

是邪遂不入衆尋卽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剃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凡百委悉之郡城有楞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吊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太宰爲護法開公力主其間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旣成請師命一聯師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謂當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

書之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太守槐亭蔡公竟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陋有終不聞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卽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與太宰光祖陸公司成夢禎馮公廷尉同亨曾公同卿汝稷瞿公等議各驩然願贊佐命弟子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屬弟子如奇綱維之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

庵工旣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惕弟子幻予本公本尋化復請澹居鎧公終其役始司成具區馮公意復化城爲貯板所未克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郎叅師入室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叅浙藩進至方伯竟復化城且蠲俸散刻藏數百卷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先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時覺已還俗以醫名師聞之意行度脫時夜覺飯盂忽墮地裂其精誠所感如此乃詐病於小舟中命請

覺珍視覺至見師大驚懼師涕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卽命剃髮竟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時至曲阿賀孫二氏率族而禮至敬之至金沙于王二氏合族歸禮愈益重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師以刻藏因緣議旣成開妙峰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於塔中且六計藏事未偕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是時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

內因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適遇

慈聖皇太后爲保

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山

勅僧諷誦首及東海予以謝

恩入長安時師正攜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旣渡顧謂弟子曰衆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服師時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來訪言師已東行計其程旦夕乃

入山期也予聞之亟促裝歸日夜兼程亦犯橫
流趕至卽墨時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
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
契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復潭
柘古刹乃決策西遊峨嶓由三晉歷關中跨棧
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大
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
米五斗匠石將伐之適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
存寺蹟師聞而興感其樹根底爲樵者剝斷過
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呪願復生以卜寺重興

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時江州孝
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說
法語集名長松姑退先是鄒給諫爾瞻丁大叅
勾原素雅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
慶時有江陰居士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
華歸心於師因爲居士先求得度未許阮君請
遊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卽屬阮宜建
梵刹居士懇乞出家遂薙髮於山中詔名曰法
鑑是爲澹居其庵今蒙

勅賜佛光寺師復北遊至石經山乃晉琬公慮三

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刻藏經安於巖穴師見而感之時琬公塔院被力者侵師志復之啟石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適

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師讓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師重二事思得子作記適子聞師西遊回卽馳至京候於上方堯率院師拉子遊觀石經遂記之子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山見訪同居於

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時徧融老已入滅因吊之有嗣德不嗣法之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陪之知事驚不知爲誰頃師授杖知事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麪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子計修我

朝傳燈錄子與師約往濟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也越三年乙未予初

以供奉

聖母賜 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

聖怒詔逮清下獄鞠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

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予

許誦法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卽往探曹溪回將

赴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待於江潯是年十

一月方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

以灰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

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

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卽先公死後事屬公遂

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

上以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南康太守

吳寶秀不奉令劾

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縲死師時在匡山聞之曰

時事至此倘闔人殺良二千石及其妻其如世

道何遂策杖越都門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

吳公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

至八萬蒙

上意解得未減吳公歸每念師輒爲涕下師以予未

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

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
我出世一大負礪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
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
忝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
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
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乘白簡劾
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
下漬紙疑更當易亟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
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

光

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
能免因逮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
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
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園中語錄時執政欲成師
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
者小道人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
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
耶乃說偈語在錄中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

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卽此末後快便一着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毘舍浮佛偈示人予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徒身浮塋於慈慧寺外次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

啓之安然不動適予弟子大義卽奉師龕至經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乃奉歸徑山供寂照庵以刻藏因緣且推沈中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以師臨終有偈云惟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塋師全身於雙徑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亟囑弟子法鑑啟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謀得五峰內大慧塔後開山

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卞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計卽欲親往吊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必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卽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勿奉母訓不坐閭則盡命立不近閭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刹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

雲居等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晚得蘇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叅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師於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劔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旣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

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
類如此師氣雄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
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卽欲生
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
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淒然暖然師實
有焉師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
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

國初以來諸尊宿機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實志
而往於戲師豈常人哉卽其見地直捷穩密當
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

士予嘗有書答故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
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
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
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爲仰圓相
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
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
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

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
其門人先師雲谷和尚而典則尚存頃五十年
來獅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則妄自

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
予以師之見地足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之風
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
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二程直續其脉以
此證之則師之不忝爲轉輪真子矣姑錄大畧
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
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叅請機緣開
示門人緝之有集若干卷梓行於世入室緇白
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
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比予荷

皇仁之薄罰今在師心之猶未已予被放於嶺表今
師佇候於江沚一見歡若更生今如九原之復
起予與師作永訣兮甘爲炎方之厲鬼師囑予
以寧志兮冀幽局之再啟予揮涕以臨長路兮
師執手含悲而不語維時關山一別今日月若
矢心知師之不我忘兮每叮嚀其無以師以願
力所持兮誓不負其本始乃斂太阿之光焰兮
不顧放身於塵滓冀和璧之必信兮不惜隋珠
之輕抵將扣

君門今九重倏遇颶風兮四起陸海波騰龍蛇披靡
玉石俱焚法幢傾圯師登八道之康衢兮忽遇
長蛇與封豕

皇天實鑒其衷腸兮唯見逞於庸鄙幸此心之一白
今聊以發其蘊底師實曠然何愛何喜逆順隨
宐死生遊戲何夙負之相尋兮信前緣之固爾
師悲五濁之不堪直一行之可恃乃盥漱以趺
坐今遂寂然而長往矣嗚呼痛哉師旣不以禍
患撓寧又何以去來爲事故撒手便行全無擬
議惟師以金剛爲心故留不壞之體有予弟子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
拈花必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梅夜半
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藹篠南嶽青原擦膿
涕淚多少癡人被他說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
南熏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
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存一絲有救之者
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
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笋出則凌霄孰知其本
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
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

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
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時

大明萬曆四十四年嘉月朔旦

前海印住山沙門辱教德清稽首誤

祭文

維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十一月庚子朔越十
有九日丙戌前海印沙門辱教德清謹陳香積
之供致祭於

紫栢尊者達觀大師之靈曰嗚呼惟師之生也不
生乘願力而來師之死也不死順解脫而去去
來不落常情生死豈同世諦以師之住世也秉
金剛心踞堅固地三十餘年家常茶飯脊骨純
鋼千七百則陳爛葛藤鼻孔殘涕推倒彌勒釋

迎不讓德山臨濟爲人極盡慈悲臨機絕無忌諱誓護法若惜眼睛求大事如喪考妣不與世情和合便是真實行履晏坐水月光中獨步空華影裏初訪予於東海也頓脫形骸旣再晤於西山也搜窮骨髓當予禍之未形也備告之以隱微及予難之旣發也將爲我以雪洗且酬夙約於曹溪將扣關於

帝里冒炎蒸於道路兮望影響而進止乃設法以多方冀出予於九死嗚呼師之爲法門也實抱程嬰杵臼之心師之爲知己也殆非管鮑陳雷之

奉師以南旋兮就雙徑以歸止予聞計以摧心兮望長空而殞涕欲親禮於龕室兮奈業繫之羈縻擬生還以慰師靈兮忽星霜之踰紀匪此心之暫安兮第因緣之不我與頃幸遂其本懷兮始得陳辭而致誄嗚呼痛哉師何死兮我何生我不來兮師不寧形骸異兮共此心幽冥隔兮終合并誓同歸兮踐深盟寂光朗兮師安住我頂禮兮展哀慕陳香積兮灑甘露師臨機兮願來赴光明兮照曜翹勤兮延佇哀哉

尚饗

舉火

性火真空性空眞火狹路相逢定沒處躲恭唯
紫栢尊者達觀大和尚偶來人世誤落塵寰赤力
力脫盡娘生布衫光爍爍露出本來面目荷擔
正法純鋼煉就肩頭徹底爲人生鐵鑄成肝膽
死生路上直往直來今事門頭半開半掩六十
餘年松風水月襟懷千七百則兔角龜毛拄杖
饒他末後風流未免藏頭露尾撒下賊私誰料
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爲人天衆前當陽
拈出天衆還見麼

以火犯書

○柱杖挑開雙徑雲

通身涌出光明藏珍重諸人着眼看這回始信
無遮障

紫栢大師全身舍利塔頌有序

一切宗教不離七佛偈以爲根本最初毘舍浮佛偈
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只這半偈已
將三藏十二部五千四十八卷千七百則葛藤滿口
道出更無覆藏悟之者號祖師禪證之者卽如來果
紫栢大師持此半偈普印衆生若干種心四十年脇
不至席手不停揮爲初學人談法相義爲久習輩開
般若門爲利智根指涅槃心顯法界藏有時雷轟電
掣截斷衆流有時帶水拖泥四輪著地隨機赴感未
曾一鍼鋒許出得半偈道場謂法友憨山師道吾持

此偈已得句半現前更得半句了了常知自許一生
叅學事畢後十餘年師以佛知見力慈善根力向刀
山劒嶺任運遊戲自在神通戒定餘熏生身不壞可
謂空假泯合心境一如用四大分解之塵根演半偈
重玄之妙旨毘浮舌相徧覆三千持與持者同時寂
滅誰謂師非七佛所遣化人廣淪觀面緣慳聞名種
熟清淨明誨私淑有年甲寅秋仲卒業遺教增上聞
思雖旋復驚濤目不得暇而王印在手斗柄當天行
布圓融莫不消歸半偈獨恨未能將此半偈枯禪消
歸自己長爲窮子辜負婆心聊作頌辭克窅堵波最

下劣供七金山下羽毛有同色之奇兩足舌端毒藥
化醍醐之味以此善根自熏成種或者他生後世不
煩半偈阿師睂毛墮地矣頌曰

四大是假亦是真

心境不二亦不一

兼二爲一一亦亡

卽假悟真真乃徧

髮毛爪齒及涕唾

暖氣動轉諸浮根

我說卽是金剛王

幻化空身皆實相

地水火風和合聚

明闇色空相待搖

識心吸攬鏡上痕

若虧其一必無兩

十方三際本虛玄

無相無名無有邊

一切時處入一塵

半偈重重羅帝網

紫栢得此三昧門

從大涅槃示生死

來以口光說半偈

風林牆壁皆雷音

銚瀉雲興文字禪

一一衆生毛孔吼

去以身光說半偈

常與無常俱戲論

了知假合卽堅固

皮囊劫火恒宴然

於去來中逆順行

夢入他心令覺夢

悲智交叅禪教律

發揮半偈無有餘

巍巍雙徑宰堵波

師坐其中熾然說

佛偈卽師師卽偈

徧在衆生心想中

我從遺編獲髻珠

不歷百城持供養

傳師半偈卽傳衣

一切如來同鼻孔

萬曆丙辰季秋七日皖舒私淑小子廣淪優婆塞吳

應賓和南謹述

紫栢老人園中語錄序

園中語錄錄紫栢道人居園語也錄語者浙西吳生
彥先也彥先儒者何慕爲此耶吾儒宗孔孟軻云關
佛老非惡其道之盡非也惡溺於非者相率而至於
滅倫畔道也苟可以裨性靈廓聞識補吾聖教所不
及者卽伶人嫠婦之辭昆蟲草木之變無往而非道
裨官博士往往不棄至采之聲歌以備覽觀矧吾儒
與二氏分馳鼎立於當代哉昔韓昌黎稱一世大儒
力排異說原道一篇凜凜乎與日月爭烈及居潮時
貽大顛書累幅至留題留衣又何兩截也彼其所以

非之者非其流於邪者也所以是之者是其近於正者也故曰通於儒者始可與談佛老矣紫栢道人字達觀早失恃怙廿歲出家不識文字立禪三年苦行持戒一旦頓悟藏典羣書了然領會雲遊遍天下脇不至席者三十年像若彌勒心若寒潭聲若洪鐘口若懸河靜慧玄朗名傾海內薦紳貴倨每折節下之道人內大慈悲外嚴戒律世擬爲臨濟尊宿復出云於人無貴賤大小持平等心待之故賤者小者喜其容貴者大者目爲傲得其門而入者靡不皈依不得其門而入者間爲排詆道人故以此得名亦以此賈

禍道人自謂有義命存焉吾不知有名實也吾不知有禍福也此可以槩其生平矣歲庚子玉芝子與南康子同繫福堂閒談名理南康子喜誦佛經予獨不喜誦佛經每嘲云卽心是佛耶卽口是佛耶南康子未與道人面而心嚴事道人筆札相往來嘗出其觀音贊示予兩人相賡和道人有當於心也因了戒子寄予茶貽予半偈予酬和之又爲予作石佛渡海記語語皆明心見性又贈茶扇香花四偈各有唱和恨不一見以償夙心無何訛言構大獄興蔓延善類中外震悚道人亦以罣誤下於理兩人幸相見之晚也

道人拷訊時神色自如持議甚正以衰老殘軀備嘗
咎楚抵死不屈有烈士風時嚴寒道人且凍餒予施
一孟飯一蒲團一衲衣道人晝夜跏趺不寐環匝繫
繫者扣之隨人啟廸無非接引向善不勦空談幻語
惑人宜當代賢豪樂與之遊甚廣也癸卯十二月初
五日入獄十七日無疾坐化壽止六十一先是道人
授彥先偈若預知其將化者又與予論朝聞道章甚
有解脫處化之日說偈若干首至五鼓語人以圓寂
人莫解天明戶啟呼姜湯淨口作念佛聲出門就地
坐衆驚扶坐榻上閉目不語衆走報道人逝矣予往

視之大呼道人去得好記着麼道人復張目視予自
啟手扶兩足跏坐而逝昇出閒地經六晝夜旋風曝
日陰翳嚴霜飛沙落垢摧折備至儼然端坐神采煥
發現光明狀予與園中人靡不目擊嘆異焚香頂禮
佛聲浩浩及埋座土穴中七越月啟骸南遷幻身如
生不毀世未曾有此平湖陸西源親歷其事者吁異
哉豈其巨靈呵護抑道人自護有神歟江南士人某
等嘉其神異治龕藏魄歸塋初修山寺中道人逮繫
彥先始終周旋曲至復手錄園中問答語偈以授舊
遊者自謂於道人有夙緣乞予一言叙之予惟佛氏

不立文字此錄不足爲道人有無生死一大事乃前知其故至滅不亂性留不壞身蹤跡昭然靈異如此此非修持於一世者可得而驟至也又豈末世縉流所能彷彿其萬一也哉

玉芝子湘源曹學程撰



紫栢老人園中語錄

示潭柘寺僧衆

水緣濕燥山以高崩此有因所致爲福致殃爲惡致祥此何因耶因自多生凡夫不覺耳老朽出山山門無恙欲不待請主先往焉彼必以餘事累汝等姑待之汝輩遇境慎勿驚以因不屬汝輩故也雪寒鄙屋亦不惡鑊湯爐炭苦痛呻吟總是意樂三昧不信請於老朽瞑目地驗之

被逮答檀越

達朽旣被逮已有世智辨聰輩憤然謂余曰和尚厭

離塵界宜脩然無累何載遭白簡猶戀戀京師致今日之苦耶曰檀越以何物爲塵界何物爲苦乎深山大澤虎豹龍蛇居焉蛇虎未嘗不苦人也然探淵者則得珠鑿山者則獲璧是見珠璧之爲利未嘗知有龍蛇虎豹也吾諸大乘沙門以利濟爲事方冒難以救援安知塵勞之可出無上大寶失之於窮子方矢浩劫以追求烏知分段之可惜特患衣珠之喻未喻耳不患衣之煩易也朽乘此解脫其軀殼豈但解脫鶻臭弊衣乎內衣之珠不假外得夫何苦哉檀越言苦異乎朽之爲苦矣

與曹直指夜談

曹直指舉蘇長公羅漢贊曰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爲手持杖爲杖持手晏坐石上安用杖爲無用之用世人莫知尊者曰入道之機機則透徹透則手杖皆離故曰離微入道之真機直指曰東坡東坡手杖如何有時用也有時捨作甚麼尊者曰撐天拄地

先以欲鉤牽後令人佛智此維摩詰所說也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此老氏所說也皮毬子以二氏之說觀其所以然不過至人照圓衆人照偏偏則泥圓則通既謂之通矣則事無大小理無淺深聲入而心

通矣奚疑之有哉雖然理通始於檢名故名不檢則實不得實不得則義不精義不精則理不易窮理不窮則性命之學安從而入歟故有志於性命之學者倘不知自重而飲食男女之欲亂其真卽世間功名事業尚了不來況大於此者乎

萬曆庚子師寄園中南康子吳中石佛贊云獄室名福堂檢名實自詳困苦生覺照覺則物我忘今所說似重拈此義也弟子李麟記

示吳彥先

觀夫名利之來非無所本也若以四大觀身前境觀心則身與心何殊焦穀芽石女兒哉以衆人不知此

觀不醉乎名則醉乎利矣殊不知緣名利而逆觀乎身心緣身心而逆觀乎身心之前者名耶利耶身耶心耶吾不得而知也

示郢中仇文學

咄咄胡爲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此偈釋迦老子爲弟子阿那律陀正聞經時貪睡交眼警其昏惰而說也嗚呼五欲之重莫重於睡故睡重者雖西施唆其唇春雷奮乎地不知聲色爲何物夫聲之與色此衆人之常習也及乎睡而聲色當其前有眼不見有耳不聞由是觀之則睡酒之醉人較

其餘醉其茫大矣故曰昏魔不斬散魔不召而集蓋昏之與散必根乎念念必根乎感知念根感念本無我我既無我則受感者誰知屬觀無受屬止觀足以鑄昏止足以汰散昏鑄則明散汰則靜明與靜固有之性德也以性變而爲情昏散生焉若然者明非固有昏則無源靜非固有散亦無地衆人不知以昏散明靜爲兩物所以情之復性卒不易也

警大衆

皮毬子曰時不可忽一忽時則昧心心昧則何事不昧哉由忽生怠怠習一長則氣爲主心爲奴矣故臥

薪膏膽非虛設也謂勾踐能之我不能此不知自重耳若知自重則天地萬物皆末也我本也雖然性既變情則自無待而爲有待待則物我亢然順習則喜逆習則瞋此情爲政而性隱矣性則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累故能會萬物爲一已一已則已外無物物外無已以物外無已故我用卽物用也以已外無物故物用卽已用也知周不勞形充無累復何疑耶經又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由是論之我能轉物謂之如來則我被物轉謂之如去如去卽衆人也如來卽聖人也聖則無我而靈凡則有我而昧

昧則忽時忽時之人憂不深慮不遠不知自重耳人
爲萬物之靈而不知自重皮毬又何言哉

師別號
皮毬

十一月二十九日被逮別潭柘寺偈

寒潭古柘映青蓮野老經行三十年留偈別來衝雪
去欲乘爽氣破重玄

出潭柘示僧衆偈

達觀老漢出山去堂內禪和但放心頭上有天開正
眼當機禍福總前因

臘月初五日從錦衣衛過刑部偈

大賈闖入福堂來多少魚龍換骨胎恐怖海中重睡

穩翻身驀地一聲雷

聞柝

匿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
柝却沈豐蔀更冷然

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憶法堂鐘鼓
候古來魂夢更紛紜

同曹侍御諸文學集吳彥先夜談

白法剖微塵翠濤生嚙唾何妨真與俗兩采夜深賭
一見原來是故人同心何必在同身者條擔子誰輕
重兩道睂毛綽有神

蘇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傾蓋白頭匪兩人
祗緣岐念總同身
兩間擔子誰堪任
箇有生來一點神

曹和

示吳彥先

江南知識隔風塵
獨影邛從暗地親
長嘯一聲空界裂
誰知針芥在羈人
羈人敢必全無罪
要識生機卽死機
覩破死生原一貫
羽還走也足還飛
相逢不必問前因
藻鏡離塵萬象新
花菓故園應自好
溪聲山色總宜人

日高三丈尚愁眠
絕勝雲林鼻觀禪
却被頭陀閒擾

醒夢魂無地更留連

寄示法密

閻羅可是執金吾
火鑊冰山事有無
試問密郎何所解
區區六尺等交蘆

色空偈示楊中涓

閒居徒自伴花眠
誰謂花神解說禪
空色兩關留不住
春風幽鳥領三玄

添數珠偈

一線穿珠百八偶然一
珠墮落何須物外追尋
卽把覺迷添着

臘月十一日司審被杖偈

三十竹篋償宿債罪名輕重又何如痛爲法界誰能薦一笑相酬有太虛

坐來嘗苦虱侵膚支解當年事有無可道竹篋能致痛試將殘胜送跏趺

十四日聞擬罪偈

夙業今緣信有機南中蓮社北園扉別峰倘有人相問師子當年正解衣

憶介公

誰能念爾衝寒去傀儡提撕豈有神長別莫談身後

願好從當下剖微塵

憶卓老

去年曾哭焚書者今日談經一字空死去不須論好惡寂光三昧許相同

十五日法司定罪說偈

一笑由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枷花開不待春

十六日臨化說偈

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晤語更冷然

南北經行三十年鈍機仍落箭鋒前此行莫謂無消息
雪夜先開火內蓮

盡稱達老鼓風波今日風波事若何試向明年看老
達風波滿地自哆和

潭柘雙青謾說龍相依狴犴更從容主人歸去香雲
冷好臥千峰與萬峰

幻骨吾知無佛性從來稱石總虛浮夜深寒照吳門
月翻笑生公暗點頭

幽關寂寂鎖難開那道沙門破雪來饑鼠何妨露法
喜凍膿早許委黃埃

夙願平生未易論大千經卷屬重昏惟來雙徑爲雙
樹貝葉如雲日自屯

啓龕須記合龕時痛癢存亡爾卽伊不必燕雲重眷
戀此身許石肯支離

山鬼不必賽水神胡可解枯木冷重雲獨見田侍者
人生那忽死死者生之府法門何所聞付諸塗毒鼓

識所
知

手字致江南諸法屬等各各自宜堅持信心老朽休
矣不得載見特此爲別付與小道人持執示覽護持
三寶楞嚴徑山刻藏事可行則行不可則止癸卯年

紫柏老人集

十二月十六日

不佞少事鉛槧從諸名賢遊卽聞

紫柏尊者德風籍籍以爲肉身大士竟媿火馳方
內無從快覩劫外青蓮也壬寅歲彥罹白簡逮繫
比部獄明年癸卯冬

聖天子以奸書震怒大索國中而尊者以弘法來忌
亦掛彈章比聞難一衆股栗而師從容笑語如平
時乃以佛法開譬僧衆夷然出山赴詔獄無何入
西曹彥幸獲飯依焉初聞師嚴令不易親及見則
深慈等悲沁人心髓彥因炷香求心要師爲拈毘
舍浮佛半偈云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

有令久久持誦且爲決了其旨曰是身無從合由
四大是心無從起因前境試推四大及境更何所
從乎凡夫不知性變爲情之旨隨情起執生死浩
然聖人以理折情性斯復矣性復情空何生死之
有哉彥惟時如後夜聞雷顧念古人求法至於立
雪斷臂而彥罪累凡愚沈迷牢戶乃忽聞萬劫出
苦之因法乳恩深卽捐頂踵不足明報也師旣居
園久之彥時時從間同曹直指沈令尹郢中諸文
學闡扶儒釋性命之淵奧如河決川委隨宜說偈
衝口而成及被訊以衰殘歷諸刑苦凡侍者皆心

欲落而師雲聞水止了無一事甫入園輒又渠渠
以佛法勸發一衆蓋其定慧精嚴壁立萬仞如此
臘月望合爪說偈徐語彥曰道人將去彥愕然曰
師不念法道不念衆生耶殷勤啟請而師顧笑曰
去得快來得快旋即爲吾浙何君說轉生歌而彥
以倉卒未之錄也越二日旣曙園扉啟師遽出戶
仰視曰辰刻矣因呼姜湯淨口遂地坐連稱毘盧
遮那佛數聲衆驚扶坐榻上遂瞑直指君聞之倉
茫及榻前大呼去得好記着麼師乃更微睨直指
君啟手斂足靦然而逝卽十七日辰刻也隨昇坐

露地霜風塵沙種種摧蝕經六晝夜而神采溢發
如未度世旣出獄以師遺言母斂僅周以藁裡而
土掩於西郊會甲辰京師大水城闕皆崩四郊如
海諸弟子念師在巨浸中命田侍者鳴諸當事得
歸龕陸比部西源於孟秋十三日躬往視事七尺
之土未乾疑師且水化及破封而端坐如生不動
不變一衆號呼嘆未曾有嗟乎此豈非光明碩大
超格越量不可思議之肉身大士乎彥遇師晚卽
於宗乘教理未有證入終日戴天履地而其高厚
非所能知然其恬禍患如遊戲等生死於往來其

滅度也則併幻身而不壞其一息之存也則困頓
刑楚了不入意而勤勤懇懇逢人勸誘必欲出之
苦海有如拯溺救焚曰不及瞬而手不及援者如
是而曰非大修行人非真聖賢則凡古之聖賢皆
不足信也師入園中隨地隨時隨人橫口法施若
決藏海滔滔滾滾香象颺鼠無不滿腹隨人手錄
各各攜去而彥所見聞者則盡此帙中先以致江
南法屬授諸梓而後徐致其餘所恨獨少轉生歌
耳嗚呼微言未絕靈光妙音豈違咫尺哉

萬曆甲辰中秋朔竺靈居士吳中彥彥先甫和南

記

紫栢老人集卷之一

法語

憨山德清閱

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故文殊師利以文字三昧輔釋
迦文而用揀擇之權於楞嚴會上進退二十五聖獨
選擇觀音當機無有敢議其私者觀世音雖彌陀輔
佐亦以聞思修入近乎文字三昧故釋迦文佛亦退
三十二億恒河沙菩薩獨進觀世音豈非此方真教
體清淨在音聞歟若文字三昧不以音聞爲體是猶
花不以春爲神豈真花也哉蓋文字根於音聞音聞

根於覺觀覺觀又根於無覺無觀者佛意欲一切衆生因有分別心入文字三昧因文字三昧入音聞之機因音聞之機入無覺無觀無覺無觀既入則最初有分別心至此不名有分別而名無覺無觀矣夫無覺無觀者所謂正因佛性也正因佛性既變而爲情苟不以了因契之則正因終不能會也了因雖能契正因若微緣因熏發之則了因亦不能終自發也緣因卽文字三昧之異名也了因卽音聞之機之異名也學者苟能觸類而長之則文殊文字三昧與觀音音聞三昧皆不在文殊觀音與釋迦文佛在我日用

而已故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柴水卽老龐文字三昧也神通卽老龐音聞之機也惟吾自偶諧卽老龐了因契會正因佛性者也卽此觀之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卽不得觀照般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卽正因佛性也觀照般若卽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卽緣因佛性也今天下學佛者必欲排去文字一超直入如來地志則高矣吾恐畫餅不能充饑也且文字佛語也觀照佛心也由佛語而達佛心此從凡而至聖者也由佛心而達佛語則聖人出無

量義定放睂閒白毫相光而爲文字之海使一切衆
生得沾海點皆得入流亡所以至空覺極圓寂滅現
前而後已若然者卽語言文字如春之花或者必欲
棄花覓春非愚卽狂也有志于入流亡所者當深思
我釋迦文以文設教所以然之意如其明之卽文字
語言可也離文字語言可也如其未明卽文字與離
文字皆不可也非卽非離亦不可也

師曰娑婆世界與十方衆生世界皆根于空空復根
于心故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
皆依空所生第衆生膠固於根塵之習久積成堅卒

不易破故諸佛菩薩先以空藥治其堅有之病世之
不知佛菩薩心者於經論中見其熾然談空遂謂佛
以空爲道勝其門曰空門殊不知衆生有病若愈則
佛菩薩之空藥亦無所施空藥旣無所施又以妙藥
治其空病然衆生膠固根塵之習雖賴空藥而治空
病一生苟微佛菩薩之妙藥則空病之害害尤不細
世以佛門爲空門者豈真知佛心哉或以曹溪本來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語橫計於心便謂我本來無
一物又有何塵埃可染請自審察我旣本來無一物
人舉手揖我我隨喜人以手戟我我隨怒現前喜怒

又何物乎如此物不能直下爆破則礙膺長劫有在
敢謂橫計者本來無一物卽曹溪之本來無一物乎
佛菩薩說法如良醫用藥如良將用兵藥與兵豈有
常哉但察病人與敵人情之所在何如耳苟得其所
在之情則藥與兵如庖丁之解牛矣故世以佛門爲
空門及掠曹溪本來無一物爲自己本來無一物者
皆刀折而牛未解者也佛菩薩知衆生迷心而有空
迷空而有身心迷身心而有前塵前塵卽世界之屬
身心卽衆生之類然世界與衆生離空則無有根空
離覺心則亦無根故佛菩薩教衆生始以解空終以

悟心心悟則空與世界衆生皆不可得所謂大覺心
者譬如浮雲相盡不待舉目而明月在前矣浮雲則
空有之譬明月乃喻固有之常光耳或進曰由塵而
達根由身心而達空由空而達心乞師指某甲只今
心在何處師笑曰汝若無心設此問端又是何物進
者罔措師曰將心問心指心不知心是汝錯是梅西
錯曰是學大錯曰汝若果知自錯則汝行裏坐裏饑
裏寒裏境緣順逆是非裏能不忘此錯則空生大覺
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汝有日自
知在不惟衆生國土與虛空皆在汝心卽大覺心離

汝心亦不可得進者稽首而退

夫理性之通也情性之塞也然理與情而屬心統之故曰心統性情卽此觀之心乃獨處於性情之間者也故心悟則情可化而爲理心迷則理變而爲情矣若夫心之前者則謂之性性能應物則謂之心應物而無累則謂之理應物而有累者始謂之情也故曰無我而通者理也有我而塞者情也而通塞之勢自然不得不相反者也如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近則不遠復之謂也相遠則不知復之謂也不遠復根於心之悟也不知復根於心之迷也故通塞遠近悟

迷初皆無常者也心悟則無塞而不通心迷則無近而不遠也嗚呼心果何物乎能使人爲聖人又能使人爲衆人聖人與衆人亦皆無常者也顧我善用心不善用心何如耳心之爲物不可以內外求不可以有無測內求不免計心於身內外求則不免計心於身外有求則不免計心於聲色形骸無求則不免計心於寂滅虛空如是求悟心者皆不善求者也故曰離心意識叅若然者若攀緣心不歇則情根終不枯情根不枯則心意識終不能離心意識不能離則神不凝神不凝則不一不一則不能獨立不能獨立則

有外有外則有待有待則物我亢然故觸不可意事不免勃然而怒遇可意事不覺欣然而喜喜怒哀戰寤寐無停要而言之不過總爲心意識搬弄壞了也故真叅學者寒不知寒饑不知饑勞逸相忘形如枯木心如死灰方此之時知得心意識無坐地處如是積久一旦根塵迥脫常光現前至此則心之内外有無非内外有無皆憑我說雖說黃皆自然與修多羅合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是也古德有云不是死中發活一番終是藥汞銀觸火必飛去矣又曰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此皆親證實悟之樣

子也年來禪學與道學之徒初不知心是何物便湊口談禪孟浪講學一涉危疑便喪膽亡魂被境風吹壞了娘生鼻孔作不得一些主宰實不如三家村裏一丁不識不知但種田博飯吃人也

龍樹乃九地菩薩其破四性則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如嗜欲淺而天機深者一聞而能思思而能精精而遺聞聞遺所脫所脫則能消能所旣蕩雖處於境緣順逆之中應而無累則多生種子現行日損一日損之又損終至於無損忽然契同由是觀之則前之所謂根塵旣消者與

夫忽然契同者果一耶二耶一則前不是後二則舍前無後而學者不規推四性之不精反疑龍樹之偈無驗譬病重而不耐服藥見病不去遂大怒而罵藥無驗也夫治身病必以神農爲藥師治心病亦必以龍樹爲藥師舍神農本草雖華陀扁鵲不能治身病而學者欲治心病不以龍樹破四性之偈治之欲其病愈亦未之有焉此偈予初聞而駭旣而疑因痛思不已用之境緣順逆之際多敗績敗愈多戰愈力自是敢戰而拚死予始勝噫要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若是種田人聞此必淚墮後生小子理惑心浮不知

慚媿業必不消病難坐愈加以聞誨生不受善之心甘作護短之金湯嗚呼哀哉我知龍樹復生耳提面命不遭病者之唾罵無有是處

夫利刀出匣光芒耀日削鐵如泥凡梓楠松栢經其斫削必皆成器此善用刀者也有等癡人刀雖快利惟用割泥泥無所成器刀刃日損此不善用刀者也譬如衆生心性本妙不以定慧觀照惟縱攀緣奔塵莫返流浪生死幻苦愈深了無出期此豈善用心者哉如利根上智以心性之光照破根境兩俱無性定慧功成卽塵勞而得解脫卽情識而達智光如是用

刀得非剖金削玉凡所成器堅完不壞滿盛甘露徧
洒一切凡沾滴許熱惱清涼得無量百千三昧皆非
外來以心性本有故也故曰善用其心八萬四千煩
惱卽八萬四千三昧不善用其心八萬四千三昧卽
八萬四千煩惱嗟乎刀本無二善用則無割不成不
善用者刀日就損

夫光有真妄真則照萬古而無待妄則粘六塵而發
光故曰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無有聽質通
塞離而恬變喪則嗅與嘗如糞中香水中火合離離
生滅滅覺之與分別則有名而無實矣然塵之與

根必相資而有相資而無故因境生心謂之粘妄發
光不因境生而孤明圓照始謂之無待之光無待則
內外之情空有待則內外之情封情空性復情生
性迷故物能轉物者物爲入路之資所以情不煩遣
而空也老龐曰我見石頭始得目前萬境俱融又曰
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諸盖此老以了知爲火燒空
根塵有待廢而無待全全則無外無外則更無纖塵
爲我障礙者也曹溪聞客讀金剛經一聞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卽根塵解脫而靈光圓此謂之見道未明
道也故曰尊其所知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比來

學道失宗見道與明道多混談而不清甚且不免認情爲性所以長沙岑大悲哀而說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此實爲天下認情爲性者頂門針也夫夫乃男子之稱有男子之稱而無男子之實所謂假男子而實婦人也如曹溪初本賣柴貧漢一聞金剛經便直下無疑此真奇男子也夾山回頭船子命斷則子疑父而父不得不翻船矣光甫汝旣發心持金剛經於憎愛榮辱交加之際若不能以曹溪所悟者痛治現行則有待之情終難復性性不復則三塗一報五

千劫乃光甫所當憂者光甫勉之

示光甫

漢大傳蘓廣上疏乞骸骨帝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廣歸里中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娛樂歲餘金將盡廣子孫勸立產業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况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於是族人說服又龐德公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荊州刺史劉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

而不肯受祿後世何以遺於子孫乎德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二翁皆世諦之賢者其所見高明如此吾曹爲出家兒不乞食自活而貪人供養橫受非禮究其咎之所自不過圖穿現成衣吃現成飯耳夫惡勞好逸人之常情衣不天降飯不地涌一衣一食皆必出自勞動人勞動而我安享之計欲久享而無患者無有是處蘊仲翁本漢廷老臣賜金而不敢獨享與族人共之卽其子孫亦不得有吾曹旣處四民之外乞食以資殘喘則外四民其誰爲我檀施哉檀

施雖士農工商之不同然寸絲粒米皆出於勞動也其勞動而得之而歡然惠我者爲欲求懺其罪與增其利益耳倘我有僧之名無僧之實必不能自利利他他生異世須改頭換面爲畜生身酬其惠施始得如閻羅老子許汝滑稽輒頑瞞得他過則天堂地獄五福六極之說皆妄語也如來聖人豈爲此妄語誑衆生耶且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於此四者之中果然立得脚跟定何必避城市居山林乎此就上一等僧說蓋其佛知見已開佛悲願已發故也如此種僧豈有供養之而不能雪罪與增利益哉若佛知見雖未

大開悲願雖未大發但能誦佛之言稍解其義依解
修行此種謂之中等僧如但誦佛言不能解義惟恐
玷法門勉強守戒此種謂之下等僧此三種僧雖淺
深不同皆非有名無實者若人恭敬供養必罪消福
長夫復何疑外此三者皆髡民非僧也汝向來雖祝
髮而於僧之實曾反思無愧否僧實有規則外侮之
來實自取之故老人特舉西漢蘓仲翁東漢龐德公
兼上中下三種僧說以示汝汝當剋其心忘其形痛
哭讀二三十過則後來做好僧從今日始

示隆東華嚴寺了凡

予讀東坡觀音贊乃知東坡非迂儒所能彷彿也東

坡以爲一身之微八難萃聚何異一絲縣九鼎乎方
此之時身不待忘而自忘身忘而世獨不忘無有是
處身世忘則根與塵齊喪而無偶根塵無偶識自成
智智照靈源所忘流入向所謂火坑刀山猛獸毒藥
一切衆苦至此皆我入流之師也故入流不難了痛
不痛爲難果當痛之際痛究此痛果生於根耶外塵
則無根果生於塵耶外根則無塵外塵則無根根乃
塵家之根根豈我有哉外根則無塵塵乃根家之塵
與根無二無二則一一則無外無外則無待至此嘆
甚麼作痛若了不徹覺有絲毫之痛豈真無待哉但

衆生於此不徹了便與無待血脉斷絕無待血脉斷
絕則有待血脉自續矣有待血脉旣續橫見心外有
法此非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乎苦極光回直照
無待無待則無我況有物耶物我忘而照不枯則靈
源妙湛徧洒焦枯沾甘露稿而秀茂此非若能真
不二卽是觀世音耶

死生回環愛憎爲根故我無心則夢中天地人物不
煩遣而自空空待天地人物而名我無心時雖空亦
無地也人爲萬物靈不知此而他知則靈者昧焉所
以寒暑迭遷古今代謝榮榮辱辱死死生生皆能刼

我也如靈不昧則僞心空僞心空則彼刼我者豈待
我建旗鼓然後逃哉人而知此則千窮萬變我應之
而不勞矣

夫饑而食寒而衣此人之常情也一旦辟穀而服水
苟非有大於生死者吾欲求而得之得之則死生雖
烈而不能禍福於我如是則水可服也如食雖辟水
雖服而情根不枯忍饑妄想則服水不若吃飯爲愈
耳吾聞服水之源源於智積菩薩菩薩以衆生不得
道者昏散累之服水則饑饑則不能睡不能睡則醒
多而睡少也醒多而睡少心持半偈志專神凝而妄

想不生妄想不生則身心之執受終將無地矣故曰
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緣空則我無偶
我既無偶緣豈獨有偶哉噫至此則固有常光寧待
生心而現前乎焉山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
常不拘文字文字根塵也卽此觀之辟食服水初若
細事而收功之大如未見獨者難與言也
示服水齋
佛言凡三寶之地辦造飲食供養佛法僧之所謂之
香積厨故辦造飲食者三德不解六味不辨兼自己
身口意三業不淨則辦食之所不名香積厨謂之穢
積厨矣何謂三德清淨柔軟如法是何謂六味淡鹹

辛酸甘苦是蓋奉佛供僧之食若不精潔葷穢不揀
便失清淨德若不精細甘和稍有粗澁便失柔軟德
若不隨時措辦制造得宜忽畧縱情兼未供流涎便
失如法德又三德若無六味調和亦不成就蓋淡味
爲諸味之體鹹味其性潤能滋於肌膚故味之調者
必以鹽爲首辛味其性熱能暖臟腑之寒故味之辣
者爲辛酸味其性涼能解諸味之毒故味之酢者爲
酸甘味其性和能和脾胃故味甜者爲甘苦味其性
冷能解腑臟之熱故味嗇者爲苦汝等卽三德六味
諦審觀察了知德之所以然與味之所以然之說加

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之心率領六根四肢勤
勇善巧辦造飲食奉佛供僧此人功德假使以滿虛
空七寶布施無量劫不生疲厭慳慳之心與相較量
其功德亦萬不及一何以故三德無闕六味無失此
等飲食若觸佛鼻若入僧口如嗅旃檀如飲甘露五
內調和百毛暢悅身適心安顯資色力冥資心力色
力得資則身康健心力得資則神無擾身康健則進
道有資神無擾則觀智易成凡飲食不如法則身多
病心多擾身心既病且擾而能精進開悟者無有是
處卽此觀之修行人之性命實繫於厨中人之手故

厨中人三德不辨六味不精謂之牛頭阿旁殺人無
算如三德辨六味精更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之心率領六根四肢如法辦造飲食奉佛供僧者謂
之大慈悲菩薩故曰三千諸佛皆出在厨中又爲常
住慳慳不尊賢敬貴當來得餓鬼報爲常住破費不
察來處艱難當來得貧乏報又辦造飲食六根不謹
九竅放肆四肢不淨當來得糞蛆臭蟲報如上所述
皆如來所言若聞若見當生慚愧遵而行之愚癡必
破般若必開衆罪必消萬福必集現在身心安隱當
來得無上道登菩薩位佛言無誑厨中佛子當體佛

紫竹林集

十四

心出苦有分在

示厨

夫清淨本然則無方所云何忽生之後山河世界列
焉自是則有方所矣方有東西南北之名有名則必
有實故西方屬兌東方屬震北方屬坎南方屬離華
嚴善財童子遍叅知識何故略三方而獨詢南方得
非南方離卦在耶蓋離中虛虛則明明則文故曰離
乃文明之象也夫文字語言必本於音聲音聲又本
於自心之虛靈華嚴四十二字字字包含義理無盡
誠以字本於聲聲本於心心乃我固有之虛靈也且
此四十二字攝四十二位法身大士因諸大士皆處

南方故善財不憚百城烟水境風逆順誓於百尺竿
頭更進百步者蓋欲歷盡諸大士門庭故也嗚呼諸
大士門庭豈易歷哉苟不能以理折情則死生禍福
之關誠不易破卽首楞嚴五十五位眞菩提路自初
信以至等覺金剛道後於四十二品無明重重歷煝
無明煝盡而妙覺始圓亦不出以理折情四字良以
理無我情有我善造道者能以無我折有我則有我
日消而無我日光光則明明則虛虛則靈靈則通既
通而靈則我曹求無上道之能事畢矣故善財餘方
不詢而獨詢南方者蓋離心之譬也亦心外無法故

也既知心外無法則目前萬境頓融萬境融而謂我獨存者則此我何異龜之毛兔之角哉藏子如薦此始知問南非問南也乃問離也非問離也實問心也噫心不見心豈可以心問心耶悟則勿問疑則別參△予讀長沙岑禪師偈始知認識神爲佛性以虛空爲家鄉者不獨近世有之而季唐時已有之矣蓋此輩但知日用昭昭靈靈之識神便爲佛性殊不知唯見性者識神卽佛性也而未見性者佛性卽識神也卽此觀之識神與佛性固非兩物若未見性則識神是識神佛性是佛性斷不可僦侗而混說也如混說

之則聖凡不分悟迷不辨聖凡不分而白衣有妄坐龍牀之罪悟迷不辨則衆生邪正不明是故佛祖門中教有性相宗有照用或信性而不信相終陷斷坑或信相而不信性必墮常窞或信照而不信用則情根難拔枉逞口解故瀉山訶仰山曰寂子汝莫口解脫或信用而不信照則狂魔入心滅裂因果欺視死生以爲知解絕無毫釐之用要在行得一分是一分徒誇知解于死生關頭終靠他一點不得殊不知徒誇知解而不能行固是病若全無知解而滅裂橫行則其病更大故長沙老漢哀愍是輩而說此偈偈曰

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蘇子瞻曰君子與小人之心皆正君子與小人之腎皆邪然君子能以理養心故心行而腎從之小人不能以理養心故腎行而心從之心行而腎從之此邪從正也腎行而心從之此正從邪也邪從正則情消而理漸明正從邪則理昧而情漸流情消而理明則心將復于性也理昧而情流則心漸累於物也心將復於性則坤復乾有日矣心漸累於物則坤終不能復乾矣蓋乾卽理也坤卽情也心之爲物以理養之

則終復性不以理養之則漸將流於情矣情如水故以墜爲性理如火故以燄爲性墜則必墮於污暗燄則必升於高明故污暗是腎之氣分高明是心之氣分心常近於理腎常近於情惟性也處於理情之間苟以正學之水澆灌之則靈苗日茂不幸以邪學之水澆灌之則稊稗日長靈苗心之譬也稊稗腎之喻也昔人有言曰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內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此詩意謂性變而爲情乾變而爲離坤變而爲坎矣則乾之一陽陷於坤之二陰坤之一陰處乎乾之二陽離心之象也

坎腎之象也至人知其如此故窮理盡性則坎之一陽可得復而爲乾也離之一陰亦當還其坤也予以理觀之則坎離既濟之說乾坤反覆之機本自了然何必疑滯而道家者流或以鉛汞名之至於龍虎梨棗嬰兒姪女種種名之者不過勸人於此道苟有志者自然不厭其名相瑣瑣困而求之困近忘忘則馳求心自歇馳求心既歇或於真人謦欬之間一聞千悟則知性既可變而爲情情獨不可變而爲性乎情既可變而爲性則凡人而求爲真人亦非分外事也自是情習漸除道心愈固情習既除則離中之一陰

將還坤矣道心愈固則坎內之一陽終復乾也純陰消盡純陽復全則能入水不溺入火不焚金石可以直度虛空可以遊行故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盡由心雖然此雖易知實難行者也蓋衆生情習純熟如油入麪苟非至明至勇者欲麪之出油不亦難哉

夫世界實有則終不可碎微塵實有則終不可合今則合微塵而爲世界碎世界而爲微塵卷舒無常而合碎不昧無常則多一情盡不昧則合碎機存情盡則理有而塗窮機存則情枯而事顯是故大地雖堅

觀等輕雲一身固愛了如聚沫形遺則神全神全則
念息念息則心有而無生形遺則身虛而有無生
則靈而無我有用則無我而靈夫近取諸身可謂親
矣遠取諸物可謂疎矣故衣食親於房室房室親於
田畝田畝親於衆有之地今迦文老人呼須菩提而
問之曰碎大千世界而爲微塵可爲多乎須菩提聞
未知本以爲塵雖有多碎之名初無多碎之實盖外
世界則無微塵故以世界觀微塵塵本無塵以微塵
觀世界世本無世嗚呼世界於我可謂疎矣一身於
我可謂親矣苟能因疎而悟親則飲食男女之欲豈

待宰剖身心竭力排遣然後清淨無累耶雖然衆生
自無始以來計四大假合之軀必爲我有計四蘊合
轉之心亦必我有執着不化堅如大地如油入麪欲
其視堅成脆觀有卽無而天機淺者固不易也如徐
無鬼一見武侯便能轉其常情故使武侯熾然五欲
之中無量熱惱頓化清涼此非我忘而物遺神合而
形解者孰能至於此然不若點疎而悟親方省傷鋒
犯手之喘卽此觀之天機深淺則悟有先後故見過
而訟輪於顏氏又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顏氏非自知
之明則過亦不易見非力行之勇則過亦不易訟吾

與二三子多生有般若之緣適有此聚秋風旣高行
色搖搖此別之後志各堅牢自度度人泛舟驚濤一
呼而上誰非傑豪三呼不應我涕沾袍念其同體無
損秋毫肯本逐末矜辨悴憔悴示弟子

夫知廢則覺全知立則覺隱隱則昧昧則無往而非
障也至於色之障眼聲之障耳香臭之障鼻味之障
舌觸之障身法之障心所以根塵汨然常濁而不清
矣嗚呼我之靈臺本來空清以種種障之自是空者
不空清者不清空者不空則於無色處橫謂有色無
濁處橫謂有濁無身處橫謂有身無心處橫謂有心

身心備則死生好惡不召而至焉此何以故以知立
覺隱故也夫知也者已發而昧中者也覺也者發而
中節而不昧中者也昧中則不和不和則何往而非
率情也情有私而性無我故率性則何往而非靈古
德曰無我而靈者性也旣曰無我而靈所謂色聲香
味觸法眼耳鼻舌身意此十二者果有障乎果無障
乎有障則有我有我則不靈所以根根塵塵皆成我
障唯見性者了知性外無心心外無法以故種種凡
爲我障者不煩觀空而後空澄濁而後清所謂本來
空清者如雲廓天布未始不昭然者也覺慈來前吾

語汝若果能覺則無往而不慈矣慈則視物之生卽我之生不覺則我生非物生物生非我生抗然兩立兩立則分別起分別起則好惡不期私而私矣私則謂我生可貴物生可賤狀物之心莫知其然而生焉此心果慈乎果不慈乎汝若知此則覺自全知自廢覺全則無不照知廢則無不公公則自然無我無我而行慈此所謂覺慈也覺慈勉之

示覺慈

夫衆人之與聖人初非兩人也聖人人也衆人亦人也然聖人則無往而非率性衆人則無往而非率情率性則惺寂雙流率情則昏散齊騁惺寂雙流則根

塵空而不廢能所之用昏散齊騁則根塵障而昧一

真之體故我永嘉大師於無門之中開此十門門雖次第理實一條譬之珠雖有數線本一條故心通理

達者門無不歷

雖淺

深不同然其究竟不越乎理卽也

天台智者大師有六卽之科一理卽二名字卽三觀

行卽四相似卽五分真卽六究竟卽此六卽精而明

之則楞嚴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不煩徧探而其要領

在我矣覺皮來前吾語汝汝當諦聽此集乃永嘉祖

師心髓也始由讀讀而誦誦而持持而精精則一一

則獨立獨立則物我平等古今一條矣嘻人爲萬物

之靈不此精而他精非愚則狂也覺皮勉之

示覺皮持永嘉集

夫般若有三種所謂文字般若觀照般若實相般若
是也又此三般若名三佛性緣因佛性了因佛性正
因佛性是也嗟乎娑婆教體貴在音聞有音聲然後
有文字有文字然後有緣因佛性有緣因佛性然後
能熏發我固有之光固有光開始能了知正因佛性
在諸佛不多加在衆生不加少如是了知諦印於心
然後於境緣逆順之衝榮辱交加之際以此印光印
破諸境根塵脫而常光現然後持此常光普照一切
自利利他願輪無盡則菩薩能事畢矣卽此觀之娑

婆界中苟無文字般若則觀照般若無有開發觀照
般若旣不開發則將何物了知正因般若所以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五千餘言字字放光句句日月又若
明燈日月照不及處燈能繼焉是故若人能持金剛
般若經者終必見性如曹溪六祖本是賣柴窮漢一
聞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卽開悟又正
因佛性如木中之火了因佛性如火發而能燒木者
緣因佛性如鑽燧木木雖有火不因鑽燧烟終不生
烟旣不生安能發火火旣不發將何燒木木若不燒
終難復土故木也者欲升而不能終升之物也然微

土則無木木因土生火發而木化元還於土此木之終也噫性變而爲情猶土生木也情熏而復性猶木還土也覺聲知此痛持此經至千萬遍持熟情消情消雲盡則性天廓布豈待覺聲瞠眼然後始見者哉覺聲勉之

示覺聲持金剛經

眼前世界若果實有則真如未隨緣時世界衆生初皆本無以初本無故終亦無有初始與終既皆無有必謂現前獨有此情也非理也譬如熱時炎日未出與日沒皆無此炎必謂是水計以止渴此鹿之癡也鹿若不癡安肯奔逐衆生不癡安肯分別故法喻同

觀兩頭既無中間豈有理如函蓋合現在何分別分別既不生光消影亦滅逆觀分別時能所夢中雪開眼日在窓夢雪不可得量及所量空根塵初不惡此理也非情也

示開先

師曰自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則眼等與六塵和合從無始以來我不能須臾離者也蓋開眼與醒中色塵和合合眼與夢中色塵和合故也卽此觀之則六根與六塵和合若醒若夢塵塵相受自無始以來至於今日無有剎那頃而不和合者明矣又眼根與色塵和合之見謂之有待之見眼根不與色塵和合之見

謂之無待之見有待之見必緣明而有明滅則不能見無待之見則不因明而有處暗室中不異白日也故楞嚴經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 本朝琦楚石禪師閱楞嚴經至此遂大悟根與塵初不相到但衆生橫計未消於無明暗中橫見明暗耳教中謂之非量非比量現量也此橫見以非量用之者以第六識不能檢名審實精義入神從由塵發知之知知奔前境故被好醜所轉如此知苟能了好醜明暗之影因根有相則明暗之影亦初本無性既了明暗之影初本無性則由塵發知之

知豈獨有性哉行者於日用中能作是觀察以理折情此方謂之比量也如是觀察久漸成熟熟則見思爆落則行者始入相似位矣此相似位在藏通二教皆是佛位非菩薩羅漢位也在圓教但名相似位耳別教卽七住位行者至此位則眼可以觀聲耳可以聞色鼻舌與身皆可以互用矣若然者則眼耳鼻舌身五根照境時若第六識未起則五根之精如鏡之光好醜雖明了無分別也此無分別者謂之現量故永明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浮塵與意根皆指第六識而言也

又非量者恣情橫見不能以理折情之謂比量者行者能於緣因佛性之海檢名審實實審則義精義精則理通理通則情不能昧我得比擬而用之至此謂之有心觀察乘理折情故以比量目之比量卽無塵智也無塵智熟方得相似無心未得真無心也此理稍明教觀者皆能了了不待老漢雌黃饒舌雖然如是老漢此段熱腸自有大闡提知在又緣見因明之見雖謂之有待之見能以由塵發知因根有相互奪而痛觀之觀之有入則所不待忘而所未常有累於見精也但行者此觀不熟情屈其理理不能信所以

智通之信不開故不能出依通之信恒被情屈也如善觀之則知明暗自相陵奪本與見精了無交涉故永嘉曰一切數句非數句與我靈覺何交涉老漢則曰一切明暗非明暗與我見精何交涉於楞嚴會上佛勅羅睺羅擊鐘鐘驗常亦此理也蓋聞精初不因鐘聲生而生亦不因鐘聲滅而滅聲塵動靜自相陵奪亦與聞精初無交涉也第慶喜計現前能推窮分別之心未破於見精聞精卒不能了了故佛特勅羅睺羅擊鐘佛意欲借聲塵動靜起滅令阿難卽動靜起滅處會無動靜起滅者如香嚴見瀉山時瀉山曰聞

汝一問則能十答我問汝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看
香嚴屢答皆不能湊瀉山之機乃乞瀉山代答一語
瀉山曰我道得是我之三昧與汝有何交涉於是香
嚴盡棄所學涕泣而行且曰我終身作箇長行粥飯
僧罷了及住菴糞除瓦礫適聞擊竹聲則所知頓忘
洞契自心於是向瀉山大展而禮曰當時和尚若爲
我說破安有今日嚴有偈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
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噫如香嚴者所謂從緣
薦得永無退失者也由是而觀則香嚴之所知卽慶
喜能推窮尋逐之心耳此心卽由塵發知之知此知

不忘則智通之信終不能入智通之信旣不能入饒
汝談玄說妙辯齊佛祖不過依通之信而已又由塵
發知之知乃香嚴未見瀉山之時能所心也此能所
心雖瀉山號稱大善知識卒不能使其忘之須待嚴
聞擊竹聲自忘始得故此事決不可以情求者也盖
情求不出乎根塵妄想知能了達根塵無性則由塵
之知亦自可忘也又香嚴謂之自誠而明若依教理
折情治習而有所入謂之自明而誠昔有祖師問僧
曰隔壁聞釵釧聲卽是破戒汝作麼持戒僧曰好箇
入路此僧得入與香嚴之入果同耶果異耶同則釵

鉤聲不是擊竹聲異則釵鉤聲固不是擊竹聲然卒無有二也行者於此辨得雌雄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六和合復成一精明捏聚放開任汝施爲若辨不得古人有一頌汝輩再咬嚼去果然咬嚼得破再來見老漢未晚也頌曰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留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噉將水際飛

示開先

夫聖凡雖多途要而言之總不出乎四諦也諦謂審實不謬故聖人言苦必苦言集必集言道必道言滅必滅又四諦有生滅四諦有無生四諦有無量四諦有無作四諦故聲聞四諦與緣覺四諦皆苦集在前

滅道在後蓋聲聞緣覺志在二乘惟獨善其身無有兼善之願故也惟無量四諦與無作四諦雖別圓固殊而並有兼善之願故謂之弘誓卽此觀之聲聞與緣覺有諦而無誓明矣故曰有誓名大乘闕誓名二乘何謂無量四諦以空假中三觀歷別而修先以空觀破見思惑次以假觀破塵沙惑末後以中觀破根本無明見思破則獲般若德塵沙破則獲解脫德根本無明破則獲法身德此三德者天然之性德也在凡不少在聖不多故曰性相近也自性變而爲情則粗順之門開矣粗順之門開則近者習遠矣習遠而

不返則淪墜受苦無休歇矣故曰習相遠也於是先覺者憂之務使遠者習近卽於粗順門中始開逆門逆也者蓋沂而上之之謂也上而底極所謂聖人與衆人無多少者我得全之矣我全而人不全聖人則又不忍故乘其全徧遊於萬化之中開物成務俾未識全者皆得其全故逆門之後有妙順焉然妙順惟別教菩薩與圓教菩薩有之聲聞與緣覺則有逆而無妙順矣蓋其闕四弘誓不發同體之悲故也何謂同體之悲謂我逆於粗順之中受無量苦於無量苦中苦極思本思本則近覺近覺則易熏發是時也先

覺者知我可熏發矣遂量我何因緣而可熏發卽以何因緣而熏發之如箭鋒相值啐啄同時巧力不得預莫知然而自符契之噫此非檢名審實精義入神者則能重所熏安得能所忘而無思契同哉雖然伍員勾踐復粗順之讐耻並能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遂其欲今我等於出世法中求無上道出無量苦果能焦身苦思千日之勤則我所欲者必遂而無疑也何以故蓋伍員與勾踐率情鬪事於性非近所以須苦久而遂其欲也我等志在復性求出情之法勤繼性之善於性有孝子之道焉所以千日之功可博彼

二十餘年之苦功耳此乃自然之理必然之勢我復何疑茲以四弘誓後出四諦之精粗與叙三德二順一逆之槩者恐汝等發心不辨藏通別圓淺深之教則發心無主主宗也徵宗則歸宿無本要知宗本大藏中有天台四教儀約有萬字若求而得之必誓讀而成誦誦而稍通其大意則四教淺深發心宗本又在我而不在書也

馬忘繩與規矩而中繩與規矩者馬終不敗焉如未忘繩與規矩而馳馬未有不敗者也故足忘屢始適腰忘帶始適未始不適者忘而適始適卽此觀之身

忘則心用周心忘則未始不周者周萬物而未嘗勞也以其未嘗勞而能勞萬物不勞於萬物耳故曰惟忘忘而忘無所忘者惟未窮而知變者能之

鄂州沙門明秀所節徑山節要果明白精到然其所作偈曰動靜叅機要安排路更差今離情見處別有好生涯予不知情見果是何物而欲離之耶殊不知擬欲離情見者是情見耶非情見耶是清見次離卽初離非情見離次離無非情見之情見意節要果精到矣寧知節要精到處乃是徑山茶飯非秀公之飲食也秀公速道速道如道不來非秀公節徑山乃徑

山節秀公耳

緣生無生之旨稍通於文字般若者率皆能言之殊不知知緣生無生特畫餅充饑耳曷能刳生死賊哉惟知而能行行而能戰戰而能勝勝則證之矣嗚呼證而不能忘則大用不彰大用不彰則帶果行因之妙與夫普賢常然之行幾乎息矣予以是知明道易而用道難決非虛語吾曹當勉之

性如水情如冰冰有質礙而水融通融通則本無能所質礙則根塵亢然此義有知有覺知則意雖了然觸事仍迷覺則觸事會理情塵自空迷則情之累也

覺則性之契也累則二契則一二則有待一則無生無生乃性之常也有待乃性之變也常則無我而靈變則有情而昧故昧中之知知不勝昧所以道不敵習靈則習不勝覺所以不假修持而坐進菩提反是雖舍身命等如恒沙祗增有爲業耳良以覺近現量知近比量是以覺之與知成功殊也

所中有能所則不成能中有所能亦不成以所中無能能卽是所能中無所所卽是能此盖能所不相遇故也如相遇則能與所兩俱不成矣兩俱不成非是佛法性昧智故兩俱成就智雖不昧性斷血脉亦非

佛法如不斷血脉而智又不昧惟親證者然後知耳
夫眼夢色耳夢聲鼻夢香舌夢味身夢觸意夢法而
一身之微六根皆夢脫無有覺之者則一夢永夢矣
於是我大悲菩薩教之以眼觀音以耳聽色以鼻嘗
味以舌嗅香以身攀緣以意覺觸是以六夢忽醒覆
盆頓曉也卽此觀之以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夢嫌
以逆流用六根則六塵皆覺雷如二十五圓通以六
根六塵六識與夫地水火風空見識迭互爲雷震驚
夢者邇來世道交喪以雷爲夢以夢爲雷莫知孰爲
覺者孰爲夢者旣夢覺不辨不至於玉石俱焚不止

也夫道學雖弊 勝俗學多矣禪學雖弊 勝道學

多矣今有以道學爲名利之淵藪互而排之以禪學
爲遁逃之淵藪亦互而排之殊不知風俗無常以道
學之風鼓之則成道學之俗以禪學之風鼓之亦成
禪學之俗道學與禪學之俗成自然高明者目多而
污暗者目少卽或假道學禪學以爲污暗者有之此
亦嘉禾中稊稗耳必禾多而稊少也若惡少稊而欲
盡去多禾豈仁人之用心哉 道學禪學

我大覺老人於靈山會上說妙法蓮華經總二十八
品雖鋪張重疊法喻兼明不過卽粗會妙而已至於

較六根功德之優劣又粲然若日星如眼鼻身三根
惟八百功德耳舌意三根則于二百功德也據實言
之舌根較之鼻身功德亦惟八百然其敷演妙法則
功高諸根矣所以如來加之四百功德者蓋賞之也
倘不能說法而妄言綺語不真語不實語兩舌惡罵
則其罪罰亦過諸根也故曰君子居其室一言善則
千里應之一言不善亦千里應之又曰言語福禍之
階也榮辱之主敢不慎乎又眼耳兩根皆離中取境
鼻舌身三根合中取境意根但司前五根落謝影子
耳五塵實境並前五識所司也然楞嚴會上如來勅

文殊選圓通之根彼二十四聖並揀而不取獨取耳
根正當堪忍之機所以長觀音而後諸聖蓋因緣時
節也豈諸聖果有慚德哉昔有禪師問僧曰聞隔壁
墮釵釧聲卽爲破戒子作麼持戒對曰好箇入路禪
師曰汝向後可爲千五百善知識粥飯主去在若然
則普賢菩薩心聞洞十方又豈有媿於此僧耶蓋當
此方之機普賢不若觀世音餘方則觀世音又不若
普賢之當機未可知也良以聖人說法如投夜光之
珠於金盤之中而其橫斜宛轉衝突自在雖聖如迦
文亦不自知也雖然更有一問心聞洞十方時爲方

在心外故能聞耶爲方在心內故能聞耶在外能聞
在內能聞以理推之皆無是處惟親聞而實証者所
知也故窮理盡性之學舍我如來則六根優劣事圖
理徹孰能究之乎小子何幸入如來家培無上種稍
不思報佛深恩非夫矣子其痛勉之

示洞開

長風游太虛萬竅競怒號衆人聞以耳菩薩用眼觀
是聲果有常圓通門難開嗟乎聲來耳邊來時孰主
耳往聲處能聞何物往來究之根塵之性有則能所
難遺無則枯若槁木兩路既窮中豈孤立故曰智入
三世而無來往此本光之常也識涉三世此本光之

變也本光變而根塵封癡癡衆生睡夢濃黃昏禮佛
誰擊磬聲入耳中空不空空則無聞不空障聞響重
爲說圓通聲旣如是色不異香味觸法玄乎哉知之
一字衆妙門知見立知禍大矣率情率性霄壤隔相
逢幾人辨端的兩者從來一而二用處在人悟與迷
悟則喜怒哀率性率性能通天下情情通開物而成
務譬如一指間屈信不能率性而率情迷中倍人可
憐生以已通入分別起逆順關頭多愛憎故曰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愛憎洞然明白又曰率性之謂
道率情之謂倒噫聖人豈無情哉唯其通而不昧情

而無累情故無所不達無累故初無愛憎所以一切
大菩薩饑饉之歲身化爲魚米肉山疾疫世身化爲
一切藥草此情耶非情耶無情則同水石有情則不
異衆生故能以眼聞聲者聖人也以耳聞聲者衆人
也仲尼六十而耳順說者以爲聲入心通道人常病
之夫何故耳順則聲無順逆皆率性之媒率性則無
我無我則無内外内外既無則出入者其誰乎嘻不
出不入畫眉混沌况出出入入哉覺情覺情覺則性
明無分憎與愛觸處本光靈自覺更覺他相逢盖始
傾目擊不存存別後更惺惺

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盖此佛於身與心皆覺了解
脫故身解脫則無生死之礙心解脫則無煩惱之礙
解脫卽自在義也而一切衆生不能覺了身之與心
所以不能解脫生死煩惱之礙若能覺破身心執受
衆生與佛無殊若不能覺破身心執受卽諸佛亦安
得自在哉且道如何覺破身當細細觀察我身之皮
肉筋骨凡堅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涕唾津溢血尿
凡濕之類初從何有我身之温暖凡熱之類初從何
有我身之四肢百骸八萬四千毛孔運而無滯血脉
周流能運動者初從何有身觀既熟次當觀心我

現前分別之心因他而有耶因自而有耶因他而有未觸境時愛憎不起因自而有若無境觸心無愛憎於自於他及復推究謂因他生謂因自生以理折之自他之情枯極無地自他之情既枯將何物共而生心耶共而生心之情既枯豈無因而能生心耶若無因能生何火中無水石不生草鹽中無淡兔何無角龜何無毛耶龍樹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龍樹之偈又毘浮佛偈之註脚也

釋毘舍浮佛偈

吾嘗靜而思之天下未始有吉凶也吉凶之生生於

毀譽耳故毀我者則人凶而我吉譽我者則人吉而我凶又毀譽生於好惡好惡又生於未始好惡者吾故曰天下未始有吉凶也雖然吾嘗以未始有好惡者觀天下之吉凶皆龜毛兔角也若以吉凶觀未始有吉凶者則未始有吉凶者無往而非吉凶也若然者吉凶初無所從顧我所觀何如耳故箭穿石虎魚躍水河苟不以未始有吉凶者感水與石則水魚與石虎豈能隨我而變之哉如君子不宿怒於心正此道也但衆人昧理而縱情始乃物我亢然耳且凡好惡不能自生必因前境而生既因前境而生則我現

前之好惡本前境之好惡與我初無有涉也譬無親疎之人我心坦然或親疎忽至則我好惡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禁矣謂此情我心固有因境牽而始彰則我真心生尚不有妄得有我有我則有待有待則可說心與境相牽而生此情謂我心無生而能生此情者得非無因生乎自生他生共生以理折之俱不能生况無因生乎昔人有言曰暫時不在卽同死人盖言理昧而情馳也曹溪亦曰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吾以是知見世間有過者則我心未忘所以物敢待我如我無心則物亦隨無心而化矣豈煩重加

排遣然後消哉汝曹能以此觀觀逆順境緣則境緣真吾大師也敢忤逆大師乎

示弟二

大衆生事若有常則佛事亦有常衆生事既無常所以佛事亦無常也如衆生有饑饉之病佛則以香飯爲藥或衆生犯寒凍之病佛則以絮裘爲藥衆生有以黑暗爲病佛則以光明爲藥故衆生犯病無量而佛施藥亦無量耳如靈山會上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玄沙備公亡僧偈則曰萬里神光腦後相臨濟則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各各有一無位真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由是觀之則此光出

沒初無常處法華云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
八千土則此光似有常處矣何者光照東方而餘方
不照故也雖然光照東方而不照餘方者非不照餘
方也蓋如來之意舉一方而欲九方反也或謂臨濟
無位真人光無常所玄沙法華光有前後予應之曰
經既舉一方而九方反則眉間之光未始不圓照十
方也眉間之光子謂之前光腦後之光子謂之後光
乃子妄生穿鑿非佛祖之光有前後也但佛祖之意
衆生苟從一光而入則圓照十方之光明未始異也
如大海一滴之濕未嘗異海之味如一塵入正受諸

塵三昧起况一方從光入而諸方不爲三昧乎予故
曰衆生事無常佛事亦無常衆生病不一佛藥亦不
一曉禪人倘從此入則東光之名豈但一方而已哉
禪人勉之

示東光

夫達磨之始來也一槩斥相泯心不立文字義學窠
臼徹底翻空彼義稍精而信力深者競大駭之遂誣
祖爲妖僧百計欲害之祖經六毒忍死而得可祖卽
順世而西歸矣夫義未精信力深必以佛語爲垛根
一旦聞斥相泯心不立文字之聲刺然入其耳則其
驚駭而誣祖此自然之情也若義精而已得受用者

則以爲我祖何來之晚耶亦理之自然也若夫少疑而老信以至朝入暮出者此又矮人觀場隨聲悲歡者復何怪哉然相果應斥心果當泯文字果宜屏黜者如是則心外有法矣予聞得心者有言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卽此觀之則心之與相及語言文字果有乎哉果無乎哉蓋鼻祖意在奪情而不奪法也情奪而法存是法卽鼻祖所傳之心也是故凡夫計諸法爲有二乘計諸法爲無外道計諸法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皆情也非理也於是真常光中四謗之坑設矣倘不得祖東來彼張目而墮坑者豈少哉初

祖果以心相語言文字必屏黜而後得心則楞伽跋陀羅寶經祖何未嘗釋卷且密以此經授可大師可授璨璨授信信授忍忍授曹溪大鑒鑒復精而深之其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蓋楞伽以八識二無我五法三自性轉識成智爲宗彼不達此義者以爲得心之後再無一事矣殊不知道可頓悟情須漸除而鼻祖所傳之心道也楞伽所謂轉識成智之法治情之具也倘聞道而不治情此果

真聞道者乎此必魔外也我如來法中無有是事所以知鼻祖憂深慮遠既傳其心矣復密授此經爲治情之具故自甘退屈之溺我慢貢高之刺不待扶植而強力拔而除也予初亦不達法相以爲達磨西來一字無豈有轉八識成四智之落索耶及閱六祖壇經知有此偈卒不大解存注久之則轉識成智之柄在予而不在曹溪也蓋識雖有八能檢名審義義精而入神入神以致用者皆第六識之事也卽七識雖號因中轉亦坐轉非行轉也豈五八獨坐轉耶所謂行轉者權在六識以此識三量俱通心所總攝故也

又轉識成智轉心所而不轉心王如八識心所有五前五識具三十四心所第七識但十八心所耳獨第六識五十一心所備統而無遺也所以轉識之柄必在此識故此識熾然分別我我所法卽緣生之前茅也熾然分別無我我所法卽入無生之利器也又轉識成智根稍利者於逆境不難轉惟觸順境則受境轉而不能措手脚矣或根鈍者於逆境初不易轉如能拚命挨久轉得後觸順境轉之不難也若大利根人於逆順境緣如湯潑雪無往而不自得耳老麗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詣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

此便是大利根樣子也邇來黑白之徒器識浮淺成羣逐隊噉飽飯褻暖衣以爲佛法雖有宗教之別不過如來與祖師發明衆生本有而已忽有人把住撥曰君本有果發明未發明耶卽怒曰這箇魔王偏解無事生事則達磨所傳之心及楞伽治情之具予知其必曰此亦駕空鑿虛耳我窺破久矣又何煩勸我哉果如是而五家綱宗之說彼聞而不信不亦宜乎

四微合而地大成三微合而水大成二微合而火大成一微立而風大成四大合而世界成故得般若菩薩能碎世界而爲微塵復能合微塵而爲世界若屈

伸一指了無異同之見異同之見不生則何往而非入法界之門故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由是而觀則異同之見是六根纔動之機非一念不生全體境界也但凡夫不了世界初本微塵合成及碎世界而爲微塵又不了微塵初本世界碎成所以見世界便生一合相執見微塵便生多散相執於法界門終不能入如見世界而不生一合相執見微塵而不生多散相執則迎賓待客俯仰周旋喫飯穿衣屙屎放尿無往而非法界也若法界入法界法界見法界法界示法界法界悟法界總是名有多一而

實無多一也如實有多一則多多一一者豈能多一哉

若人有三皈而無五戒則因正而福不全有五戒而無三皈則有人天之福而無出世之因故異類有聞法之流人天有不信之黨惟三皈五戒全有者乃感入天身而諦信正法又有半皈半戒者所以有半疑半信之流此四者謂之四料簡凡皈依佛教者若未明四料簡此等衆生凡種福慧之因決不正當今汝等既各發心皈依佛法僧三寶及受根本五戒此非細故乃千生萬劫邪正之關頭偏圓之根本故不可

不嚴審精察

堪忍衆生之機苟不以聞思修三慧熏發之則其佛知見終不能開矣或謂德山臨濟之徒未聞其以聞思修三慧使人開佛知見也若其所用棒如雨點喝如雷霆使當機者於一念不生未入陰界之地神而明之而已若必以三慧熏發之而當機然後開佛知見者恐三慧於未入陰界之初無地可着耳此乃知其終而不知其始者也昔汾陽昭禪師有問鳥窠之侍者何以見鳥窠吹布毛而卽大悟耶昭以偈應之曰侍者初心發勝緣尋師訪友爲叅禪鳥窠知是根

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如以汾陽此偈觀之則此侍者於多劫之中不以百千諸佛所藉聞思修三慧熏發之久未必一吹布毛而狂心頓歇也且久則熟熟則化於將化之時乘其化而發之譬如箭鋒相值豈巧力之所能預哉夫巧力不能預之地不惟聞思修無所着處卽雲門乾屎橛與圓通死猫頭亦無着處也予故曰彼知其終而未知其始者也如知之則不疑臨濟德山之棒喝與夫聞思修三慧有所相懸者也又聞而不思亦有開佛知見者此神而明之者也非思而明之也蓋思而明之屬比量聞而明之屬現

量又現量之聞非心聞也乃神聞耳然初心有神聞而明之者乃百千萬人中亦不多得也惟以三慧熏發之者則百千萬中多多愈善也故法華曰若人稱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號不若稱觀世音菩薩一人之名號謂是故也又達耳謂之聞注心謂之思思明而能力行之謂之修予願吾曹聞而能思聞則有終也思而能修修而能入則二者皆有終矣及是則聞思修三慧雖我觀世音菩薩終日夜逐一耳提面命亦何益之有哉如以臨濟德山之大機大用混我聞思修三慧此所謂自不能始而責人於終者也此

非狂而喪心豈有如是之妄人乎

若以身受戒身乃四大成四大有歸復則受戒者誰
若以心受戒心乃四蘊成三陰本受來受從前塵有
前塵達本空則受會無得受既不可得彼三成兔角
諦推心受戒如石女生子若以合而受身心既不立
將何爲物合吾以是知以身心受戒者不得戒本戒
本不得終難永持何以故非性戒故性戒須貴悟明
非藉相受汝既受吾戒吾戒卽性戒性戒爲諸戒中
王大經論中廣明斯旨梵網經中亦貴明此但季世
比丘皆爲魔氣所熏痛諱舉此吾雖不敏以力任是

事常以此獲謗流俗逆思達磨六毒南岳思八九毒
況余小子以道以德較彼二祖何啻天淵敢不消歸
自己乎

聖人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象以寓其意使
學者玩象積久智訖情粘意得而象忘則書與言不
能盡者我得之矣一得永得千古無疑死生迷更是
非交錯而我所得者光潔堅固了無汚染損壞也所
謂象者如龍象乾馬象坤如大鵬象止觀如童男童
女表真諦如長者優婆夷表俗諦故表卽象也象卽
表也象則託物寓意表則借事顯理故意得則無象

非意理顯則無事非理無象非意我不欲忘象而象
自忘無事非理我無心會理而理自冥象忘則意難
獨存理冥豈事能礙者乎夫事不能礙理則觀精而
止深觀精而止深則意不存而象無待無待則無外
所以天地雖大萬物雖衆虛空雖無邊畔然皆不能
逃我無外之用者也是故我欲天地萬物作虛空我
欲虛空作天地萬物譬如一指屈信我欲信卽信我
欲屈卽屈我欲不屈卽不屈卽不信我欲卽信卽
屈卽屈卽信而信屈不相遇信屈卽不相遇至於千
變萬化卷虛空入萬物粉萬物爲虛空如已指屈信

初無難也而衆人執虛空無形執天地萬物有形所
以有形者不能作無形無形者不能作有形苟能於
無形有形之執以觀精察察此執情爲從自生爲從
他生若謂自生則非他不自若謂他生則非自不他
非他不自則自無自體非自不他則他無他體自他
之體各各觀察察精理開理開情釋情釋執空執空
心淨心淨用圓所以我欲有形則虛空受役我欲無
形則有形奉命推其所以然之說始因觀而入止終
則卽止而用觀因觀而入止功在玩象而得意卽止
用觀功在意忘而象無待故也故學者有志於道則

止之與觀苟不精研玩象則意不得意不得則象不忘象不忘則意在意在則止不深止不深則不能卽萬化而寂寥此意甚遠非身心可到惟卽身心而忘身心者似可彷彿

示學者精研止觀

夫衆生執受皆本無常但隨所觀時復現行故以八萬四千毛孔觀一身則一身執受直下爆落以一身觀八萬四千毛孔則八萬四千毛孔執受亦當處銷融此就正報而觀也若以衆多微塵觀三千大千世界則三千大千世界執受亦爆落無存以三千大千世界觀衆多微塵則衆多微塵執受亦銷融無得此

就依報而觀也若以法界緣起而觀依正二報則依正二報皆稱法界性而交徹冲虚所謂依正執受與夫根本無明皆卽大智大則無外智則常靈無外則無我常靈則隨宜故毘盧遮那如來順本垂教爲三塗衆生而說人天乘爲人天而說聲聞乘爲聲聞而說緣覺乘爲緣覺而說菩薩乘菩薩乘性本無生智願無盡然非無所依者也唯華嚴大經直轉根本法輪凡有所依倚者皆圓攝頓融總入法界令其徹底無依動寂任智不落情量卽於生死煩惱海中稱性治染染盡淨除聖凡坐斷文殊爲牛普賢作馬大行

常然事事無礙而後已此名佛知見此名最上乘此名塗毒鼓此名金剛子耳其聲則命根立斷吞入腹直至毘盧而扃出卽此觀之善觀依正二報者則執受皆智而不善觀者則本智皆執受耳予讀天闕山人棗栢論約語及山人題約語後語乃知山人以天台匡廬竹林方廣譬毘盧境界以人間世譬衆生境界山人以爲毘盧境界與衆生境界初無常規苟達緣起無性則染淨無非智光以此智光洞照法界則法界初亦無性豈但緣起無性而已然達緣起無性則人事不成就三昧達法界無性則入理不成就三

昧唯圓達二性無性則事理不成就三昧如月在秋水春在花枝豈待眼孔定動然後見哉賢哉山人其知此者乎

讀天闕山人棗栢論

凡見心外有法者皆謂之外塵邪執如聞佛說法不悟佛意亦外塵邪執也况餘聲色乎然凡夫發菩提心初不以外塵邪執爲弄引則意言之境無由得入意言之境不入則唯識與法界皆無入路矣又凡夫被外塵所轉了不知塵本無體自心所變反執塵爲實有塵復生心則徧計熾然心復生塵則意言境起菩薩了知一切境界意言變起意言無體不出唯識

唯識無體不出法界故以法界觀唯識唯識卽法界也
以唯識觀意言意言卽唯識也以意言觀外塵邪
執外塵邪執卽意言也所以能轉物不爲物轉耳如
博陵王問牛頭融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
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博陵以謂意言之境緣前五塵
起不言我緣前塵起前塵亦不言我能發意言之境
不言卽不知也謂有知則能言無知則不能言故能
所皆無知無知則無我無我卽無自性也能所旣皆
無自性則境與色孰爲能緣孰爲所緣此非緣生卽
無生乎緣生旣卽無生又教誰知緣必欲令其息耶

故牛頭卽躡博陵意緒荅曰境色初發時此卽緣生
也色境二性空此卽無生也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
同能所本皆無生教誰知緣旣無知緣者則心與量
與知皆無生也蓋不照本則能所擬然照本則根塵
寂滅故曰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
時緣不逐謂覺因暗生覺生暗謝暗謝覺湛心無所
緣所緣旣無湛亦無寄未生前本無色心養育惟廓
然無念凡色心養育想受皆言念生生實無生故曰
起發未曾起是時不惟衆生無地佛亦難泊此蓋以
理折情融事爲理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驟雨天地爲之尚不能保其終且久況天地之下者乎然天地之道未窮而密變故萬物雖處乎變化之域而萬物不知也如一歲之道冬未窮而變春春未窮而變夏夏未窮而變秋秋未窮而變冬冬終也終窮也昔人有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之句此亦未窮而知變者也如一身之道生未窮而變少少未窮而變壯壯未窮而變老老未窮而知死知死則死不能窮我矣死不能窮我則生豈能悅我哉夫死既不能窮生亦不能悅而我以生死爲舟航遊於禍福之海適當飄風驟雨之

驚是能驚衆人耳焉能驚我乎夫三皇以道化天下道未窮而變德五帝以德治天下德未窮而變仁義三王以仁義治天下而不知變故窮於仁義也仁義窮則五伯乘其隙而以智力劫天下有不可言者矣是故有身有家國者不知此則身不能修家不能齊國不能治也然未窮而知變者其惟聖人乎

夫幽明之故鬼神之說死生之道皆變後事也而世人輒懵然如滇粵之民談含元殿裡事至於鬼神尤深疑之顧第弗究心耳誠由鬼神以究極於性情由性情以究極於魂魄夫既究極於魂魄知以理治情

之爲魂恣情滅性而成魄則幽明死生一切瞭然矣
雖然死生本乎有身幽明鬼神本乎有心衆人惟昧
其本故莫烈於死生亦安焉玩之以苦爲樂是以大
覺老人哀而拯之教以四大推身四蘊推心推之既
久身窮心了則身本無身心本無心無身之身則大
苦永超無心之心則靡幽不燭古龍勝於此又特地
一槌其偈曰若使先有生後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
生不有老死誠如其言則是窮身四合之後覓心四
蘊之先猶若環輪孰爲終始其於毘舍浮佛可謂各
夢同牀而所謂幽明鬼神死生皆作廣長舌相矣今

此偈總二十八字前半偈中有箇入頭便能於好惡
交加之際是非逆順之場心心無間痛念無生無生
習熟緣生漸疎易粗爲精身心不能籠罩合下見大
自在覺矣

夫雲有聚散水有昇沈日月交遷時序代謝好惡相
凌興廢相禪千態萬狀變化無端究其所以然之說
則彼種種奇特變幻神智莫測者不異夢中所見推
夢之所自則由晝想所成推晝想之所自則耳目無
待聲色無根所謂當處出生隨處滅盡聖人豈欺我
哉乃衆人聞生則喜聞死則悲又有失常者聞死則

喜聞生則悲是皆蔽於情未達於理故也至人設教
難以盡同達本忘情則千途一致余讀龍勝大士死
生偈頓見周易原始反終之旨偈曰若使先有生後
有老死者不老死有生生不有老死若使有老死而
後有生者是則爲無因不生有老死偈旨皎如日星
不待窮搜竭思然使衆人道其所以然往往瞠目如
見父諱推其所蔽特不能原始反終耳苟能之則知
始不本於終始何所始終不本於始終何所終始何
所始未嘗始始也終何所終未嘗終終也始終不惑
則喜怒好惡吉凶禍福死生成敗果有所以然者爲

之耶果無所以然者爲之耶至是則所稱極天下之
難明者譬如明鏡湛水見我鬚眉又何蔽耶

夫無欲則無生無生則不煩所資故有生必有所自
資生亦有所本是以孝親忠君之途闢矣如達身爲
患資爲患嫗而以四大觀身則患本可拔也苟拔患
本資生奚藉以是之故親雖至慈君雖至嚴皆謝而
不顧慈始弘焉嚴始重焉雖然情爲化母羣有皆子
能卽子得母卽母而得母之父則弘慈重嚴亦非反
常之道也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湯火則畏燒煮雖強驅之而不

肯入五欲湯火燒煮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
而人甘心蹈之竟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蓋計臭
皮囊爲淨器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
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臥之際枕头稍不安穩則不
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于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
安略不爲之計何哉

逆究常光初無聖凡之地以其有覺無外自作夢緣
緣實無從無待成待始乎三細終乎六粗粗細有常
衆生豈有覺路常光不變昏動之機何生故曰起惟
法起滅惟法滅起滅雖殊法本無二譬如泡生於水

泡外無水水生於泡水外無泡又如風中鼓橐光裡
揀明誰爲能揀誰爲所揀孰爲內風孰爲外風孰爲
是水孰爲非水故名此法真不思議夫不思議者非
不可思議以不思議之外別無法思議不思議故然
一切衆生善思不思議法者卽能一塵入正受諸塵
三昧起故曰非不思議也由是觀之凡作佛事以無
利之利爲利利莫大焉以有利之利爲利利莫微渺
何以故無利之利稱性而發有利之利因情而施稱
性而發妙契無生因情而施醉夢緣生妙契無生雖
微細之施福等虛空醉夢緣生總施國城妻子得益

甚小良以無生則無待緣生則有住無待則無外有
住則有所無外則更無有能壞無外者有所則有能
若壞其所能亦隨壞故住色生心者終受色壞不住
色生心者色不能劫然無壞之妙可以神會難以事
求有住之情可以圖度易以算料昔有一僧造大銅
鍾若干斤出門偶值貧婆問僧何往僧曰乞銅造鍾
去貧婆信手施破錢一文僧强受而嫌其薄卽投之
寺河旣而僧乞銅數滿鍾鑄七火而當鍾要處卽有
一孔僧怒曰我鑄鍾心亦誠矣七火而鍾孔生如再
鑄而孔不滿我必投身洋銅與之俱化亦甘心焉時

有異人曉僧曰鍾不圓滿無他故以公昧却最初檀
越信心之施故也僧熟思良久曰我知之矣我初乞
銅值貧婆施錢一文時我嫌微投之寺河於是遂斷
河吸水水涸得破錢擲向所鑄七火銅內一火而鍾
圓矣悲哉無心之施則與不思議合刻畫而捨則與
無明爲前茅比徑山刻大藏有計利而不計法者則
以爲與和尚刻莫若自刻費少而易成且得我利者
皆我眷屬僮僕有計法而不計利者則以爲我但施
錢與和尚刻藏渠真實爲我刻經我將無作有必所
甘焉且佛語無妄我必賴刻藏因緣借緣生而值無

生之因終當出苦願不偉哉或謂計利者不若計法者達觀道人則不然計法固勝於計利者然皆出有心豈若貧婆聞僧乞錢之聲未竟信手將一破錢施與謂之有心貧婆初不作較量功德多少念謂之無心則木偶人不解布施靈山會上我大覺老人拈花示衆惟飲光破顏微笑達觀道人向無公道處作公道斷以爲貧婆與頭陀當并案結款如是則計法計利者自知負墮也

金湯大法不越乎折攝二門折則佛祖猶有所訶斥況其他哉惟攝一門網羅怯弱之機盡矣雖然若未得佛祖之心則佛祖亦不易罵如德山以大藏爲拭瘡紙布視和尚以文殊普賢置視當之間不聞諸方具眼尊宿訶之者脫未得佛祖之心孰同肯首邇來大人不現魔外充斥無論黑白微有知解便謂已了於古德機緣之中綱宗不別明暗猶豫得爲虛名甘昧自心強橫批判逞一時之情結長劫之業此所謂因地不真果招迂曲譬如紙花終難結果吾知其這點虛名終須亦自打潑了不若自附怯弱隊裡雖未得佛祖心且信佛祖語精嚴奉行敢保萬無一失如未能哂莫學走多少穩當哂未能而強走吾知其墮

坑落壘終有日在黃龍心始了此事故其筆頭三昧
生殺縱橫折攝自在

貪之與瞋固俱是毒然莫若癡之毒尤甚夫何故吾
心不癡則貪與瞋無所從起及貪瞋既起癡而不覺
貪則如海吞流瞋則如火燒山造無量黑業受苦長
劫難以芥石喻之既究苦之所以然則離癡無貪與
瞋苦自何來然癡生由乎不覺不覺復由乎覺覺既
本覺緣何生癡耶以其覺外無覺能覺本覺故本覺
亦不能自覺本覺若能自覺謂之始覺則可謂之本
覺則覺外有覺矣而本覺之義安在哉以此觀之唯

本覺不能自覺所以癡生癡生起貪與瞋而貪瞋之
極苦報必酷酷則難堪難堪必究苦毒之所自來始
了知貪之與瞋初本乎癡癡復本乎本覺本覺則無
所本本無中邊安有內外靈然而無我無我則誰受
其毒靈然則癡本自無既悟此理以理治情情窮復
本本復而哀諸未復者乃乘智願之輪宛轉一切碾
斷癡根同登無上然後乃快此聖人之心也故曰淨
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

夫念息塵忘故忘而無功塵忘念息故息而無力無
功無力故道成無作無作之作違順解脫違順解脫

根塵熾然而無待以熾然故則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故一針一線之施功雖細而不昧以無待故故細而
不昧之功功齊等空之福卽此觀之能所未忘則根
塵乃鬼獄之師根境脫落則能所乃無生之導何以
故稱性而修我不欲忘而能所自忘因情着力我欲
忘而根塵愈結所以得其旨也熱惱凡夫不異道中
之聖失其旨也離欲聖者取笑道前之輩是故有志
於出世者必先知而後行則功不虛棄不知而行雖
舍身命等恒河沙數終成業苦者也

卽用而酬數外無知故離數無知離知無數數未嘗

數故何數非知知未嘗知故何知非數如是了知自
然能所不立而用不昧故曰卽用而酬初無聖凡用
處無疑雖涉死生好惡之場知本不累累則非用也
故宗門貴用處不昧不昧卽照到耳約教而酬雖等
覺亦有所知愚兩種不能破盡至妙覺則無愚可破
矣此論說到不拘用也若伶俐作家待渠問時伸
一指反問渠知此指否彼曰知則曰識得一萬事畢
更問甚齊頭數不齊頭數渠若不薦我且出身去也
右紫栢老人說老婆禪誑嚇禪雖不知是甚麼心行
疑則叅取

法無可喻法若可喻法亦喻也惟聖人知法不可喻而種種喻之者不過一時方便耳若喻以空空雖無際而不能出生一切若喻以地地雖能出生而有邊畔若喻以水水雖融通而有枯竭若喻以風風雖鼓舞萬物而有息滅若喻以火火雖明能破暗不可櫻觸觸而附物則生離物卽滅若喻以樹樹雖能種種花果而離地則根無所托若喻以蓮花雖花果同時而離水不有若喻以薝蔔薝蔔雖香秋風忽生香亦隨盡若喻以摩牟夜光兩者雖蓋世奇寶而不若法之虛徹靈通也至於喻以龍喻以師子喻以大人喻

以王喻父喻母喻大喻小喻長喻廣喻方喻圓喻曲喻直喻動喻靜喻屈喻伸喻待喻無待要而言之百喻千喻法不可喻也余故曰喻者聖人一時應物之方便耳是以執喻而難法不知法者也

夫根之與塵初非兩物衆人不了解計成迷如以慧眼觀之見雖非樹離見無樹樹雖非見離樹無見以離見無樹故樹有而非存以離樹無見故見有而無我樹有非存雖萬象縱橫而無物當情見有無我卽熾然分別而無我當物根之與塵往復觀察兩無所當而衆人於兩無所當之場境分好醜心存愛憎萬

死不知得非開眼作夢者哉

夫蜺習不難克難在知蜺之所以然所以然明則能尋流而得源矣流譬心也水喻性也水本靜而流動能了動外無靜則心可以復性也心既可以復性率性而治習猶殘雪撲紅爐之煇習豈能久停者哉雖然復性不易苟非達心無體全性爲心其孰能之

夫惡無大小善無淺深而有心爲之則罪大功微何哉良以無知爲惡雖有丘山之罪而君子咎其無知猶乃恕之故物莫不善於有心有心爲善則有執有執則有邊際唯無心爲善者始福等虛空耳由是而

觀有心爲善尚不可況有心爲惡乎

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其象而察其爻亦未始無心也老亦不敢爲天下先而不敢者寧非有心乎故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無入而不可也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卽無心亦未嘗無過若然者則初心之人如何作功能辨此者可以讀易老

予受性疎放懶於拘檢雖爲比丘忽畧繩墨本圖有益乃反致損如內典之於外書滿字之於半字凡百安置必有倫次以不知故每犯顛錯及閱大藏經始痛悔而改之永不敢以外書加於內典之上以半字

越於滿宇之先何者經云不辨半滿忽畧内外凡所
生處於般若種永不清楚及遭面貌不端嚴報萬曆
壬辰於龍泉寺燈下偶見案上衆書堆疊不辨内外
甚驚怖之夫苟欲拔苦非般若爲迅航迷津曷渡非
智慧爲燈燭重昏寧曉故有志求無上菩提者脫般
若種子不清如蒸沙爲飯縱經累劫卽名熟沙終不
成飯因書此以自警云

迦旃延有慧辨善說法要於大眾中以解行稱第一
常宴坐樹下有外道問曰以我觀世人但有此世更
無他世可得然乎迦旃延曰今此日月爲天爲人爲

此世爲他世耶若無他世則無日月矣外道俛首如
是轉折幾十而外道情枯智訖遂歸依之或者問佛
迦旃延富樓那皆有慧辯何故佛曰渠二人多生修
無我觀故曰修無我觀何以得慧辯佛曰汝不見鐘
鼓乎本無心念而隨扣隨應以其内本空故也問者
始解

念佛求生淨土之義義在平生持念至於臨命終時
一心不亂但知娑婆是極苦之場淨土是極樂之地
譬如魚鳥身在籠檻之内心飛籠檻之外念佛人以
娑婆爲籠檻以淨土爲空水厭慕純熟故捨命時心

中娑婆之欲了無芥許所以無論其罪業之輕重直往無疑耳倘平生念佛雖久及至捨命娑婆欲習不忘淨土觀想不一如此等人亦謂念佛可以帶業往生淨土以義裁之往生必難故廬山先造法性論次開白蓮社非無以也蓋法性不明則情關不破情關不破則身心執受終不能消釋以執受未消釋故於飲食男女之欲根斷不能拔所以口念彌陀神馳欲境如先以破身心之方教之漸習而熟則能了知身與心皆非吾有此解若成則身心執受雖未頓破然較之常人高明遠矣破身心之方莫若毘舍浮佛傳

心前半偈最爲捷要或先持千萬過五百萬過三百萬過持數完滿徐爲持偈者開解之自然身心橫計便大輕了此計旣輕卽以持偈之心持阿彌陀佛專想西方至捨命時則娑婆欲念不待着力然後始空何以故乘解專想故古德曰先了身心非有此智旣開專心念佛求生淨土九人念佛我敢保他無一人不生淨土者此義亦本廬山先造法性論開衆生知解次建白蓮社成衆生之行而來也

予聞觀世音菩薩初因古觀音佛而發心曰我若成佛等觀音如來以聞思修三慧自入教他入由聞而

思由思而精由精而遺聞聞遺則所忘所忘則聞盡以如是三昧熏以悲智治往劫之染習陶鑄衆生之黑業一切衆中亦如我等此願不成誓不成佛然於六根之中菩薩惟用耳根開圓通之門者其本願應娑婆之機又此以音聞爲教體所以餘方諸大菩薩數等微塵非有慚德迦文揀而退之而獨進觀世音者以諸大菩薩應當餘方惟觀音大士獨當應此方故也卽此觀之則感應之道若針芥函蓋毫釐有差便不恰好矣雖神通智巧於恰好中莫能作小方便如方便可作則諸大菩薩豈無神通智巧哉予少時

似與觀世音有大因緣不然予初不知大悲菩薩爲何神予將祝髮忽生變心自思曰我不祝髮亦可修行何必祝之須頭光然後能修哉衆助緣者聞予言皆爲之變色率多不樂時予偶睡睡中見一老僧立於東南空中遙指西南一無所言予因指掉頭則見西南有一舟滿載黑白異口同音念南無阿彌陀佛佛聲入耳五內清涼悅豫難狀急走欲登其舟然竟不及而夢醒謂助緣者言夢中之異僉曰公旣發心祝髮中道而輒變公與觀世音菩薩有大因緣菩薩因現比丘身而爲公說法予曰了無一言但手指而

已何曾說法衆中有曰菩薩以指爲舌說法已竟公
自不解耳予聞此音而祝髮之心始判然無惑旣祝
髮之後以予多生習染兼受性精悍雖爲比丘於如
來繩墨之度不無忽略此豈獨自心了了亦難逃大
悲他心道眼之所照燭也嗚呼予祝髮將三十餘年
於萬曆戊戌三月初二日停舟於襄河之岸適有二
三隣船皆進武當香者自莫遠旦焚香誦經似若不
輟且皆異口同音呼南無無量壽佛聲入睡耳予不
覺寸衷刺然此我三十年前將祝髮時所夢之境也
又觀世音菩薩乃阿彌陀佛輔弼之臣今彼衆朝玄

武而稱無量壽佛者則玄武卽觀世音之化身應此
方之機未可知也又是夜予合眼頃夢一僧持三軸
像設欲予觀看及展而視之則呂純陽與觀世音菩
薩像也絹皆新筆氣亦新非妙手不能寫予意得古
者始妙此僧曰我有古觀音一幅汝可供養予卽展
視之果絹舊像亦似舊且有一童子喃喃而謂予曰
此菩薩靈感異常當受之予夢醒追感往曾朝武當
中道大病至襄陽病愈甚偕行者僉曰予不能上山
矣予強起露坐忽有清風一觸頭面頓覺病稍愈胸
次亦暢然因而偕衆上山惟行路時了然無病及至

旅邸則病復重衆曰於此且止俟病好再上山未晚也予聞而不然明日復強起至好漢坡則病全愈矣於是進黃金殿禮玄帝聖容且私感謝帝之靈祐使我大病頓瘳還至淨樂宮對帝像立誓曰我若不祝髮爲僧學無上道則長刦當墮阿鼻地獄異哉臨祝髮則觀音現比丘身而度我朝武當則觀音現玄帝身而靈祐我媿予小子業重垢深天機魯鈍道不勝習識不知微忝爲比丘三十餘年大悲重恩君親厚德皆未能酬纖毫於萬一而菩薩猶孩而不舍復於夢現比丘身授菩薩像於小子小子夢醒而痛感乃

忘其鄙陋序祝髮之顛末始始終終若一鏡現三世去來之像絲毫無昧亦欲世之人知玄帝實大悲之化身也且見小子發心之因實亦帝之所發起也然圓淨陳居士之德助我猶不淺者我若得道首先以菩薩聞思修三昧度之則觀音之照燭乃無媿焉



七

ニ